

翰墨漫筆

# 筆漫·奮韜

著 奮 韜



行發 店書活生海上

月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 弁言

昨天（九月六日）作者接到徐伯昕先生自我離國赴歐後第一次從國內發出的來信，他在這信裏說起社裏打算編印韜奮漫筆，叫我寫「韜奮漫筆」幾個字寄回去做封面銜版，並說如果能做一段弁言更好。

在國外旅行，未曾帶有毛筆，就用自來水筆寫了四個字寄給他。

這些「漫筆」，是作者在生活週刊上陸續發表過的零星雜感，每於編後有餘幅時匆促間提筆寫成，在我自己看來，原無出單行本的價值，現在伯昕先生既有此建議，我想零篇短簡中雖說不出什麼大道理來，多少可以表現作者對於所提到的問題的態度和主張，也許可以供讀者諸君在思考上的一種補充或參考的材料，所以很願意於旅況匆匆中寫這幾句話，聊述「緣起」，並求諸君指正。

韜奮·二二，九，七·記於巴黎。

# 目次

生活週刊究竟是誰的？	一
一個小巧妙	五
可敬的老司務	七
拿得定主意	九
「誓死不用貨」！	二〇
硬性讀物與軟性讀物	三
兩看的比較	二四
挨罵	二七
勞而無功	三〇

『生活』的洋房汽車·····	二二
談孫桂雲女士·····	二三
失敗後的奮發圖強·····	二五
勇於改革的計聞·····	二七
道聽塗說·····	二九
信用·····	三一
蔡先生的近著·····	三三
預支死亡埋葬費·····	三五
傾軋中傷·····	三七
工作與健康·····	三九
關於勒令停刊的傳聞·····	四〇
公私經濟的界限·····	四二

編輯先生的邏輯	四
「新」的誤解	四
功效	五
「名者實之賓也」	五
R女同志	五
硬吞香蕉皮	五
不相干的帽子	五
爲什麼要保全『生活』	六
犧牲的決心	六
偷竊無線電報	六
笑之總動員	六
四P要訣	六

白白地送掉了一條命.....	七一
無孔不入.....	七三
「把牠玩弄一下」.....	七五
神經病.....	七七
關於新年的夢.....	七九
怎樣看書.....	八二
大眾的力量.....	八五
蕭伯納的幽默.....	八七
兩性間的思想問題.....	八九
兩性關係的各方面.....	九三
江朱事件.....	九六
托兒所.....	九九

不肯妥協的精神·····	101
蘇聯的出版事業·····	103
『兩地書』·····	107
一夫一妻制·····	110
呻吟的哀音·····	113
統治者的笨拙·····	115

## 生活週刊究竟是誰的？



生活週刊承社會不棄，最近因銷數激增，來登廣告的也與日俱增，大有擁擠不堪的現象，編者有時碰到朋友，他劈頭第一句就說：『好了！生活週刊可以賺錢了！』這句話很引起我的感觸，就是生活週刊替誰賺錢？生活週刊賺錢何用？再說得直截了當些，就是生活週刊究竟是誰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編者先要說明我們辦這個週刊的方針和態度。

1  
我們辦這個週刊，心目中無所私於任何個人，無所私於任何機關，我們心裏念念不忘的，是要替社會造成一個人的好朋友。你每逢星期日收到這一份短小精悍的刊物，展開一遍，好像聽一位好朋友談天，不但有趣味，而且有價值的談天。你煩悶的時候，想

想由這裏面所看見的三言兩語，也許可以平平你的心意，好像聽一位好朋友的安慰，你有問題要待商榷的時候，握起筆來寫幾行寄給這個週刊，也許可以給你一些參考的意見，好像和一位好朋友商量商量。

我們辦這個週刊不是替任何個人培植勢力，不是替任何機關培植勢力，是要藉此機會盡我們的心力爲社會服務，求有裨益於社會上的一般人，尤其注意的是要從種種方面引起服務社會的心願，服務所應具的精神及德性。

一個人光溜溜的到這個世界來，最後光溜溜的離開這個世界而去，徹底想起來，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盡一人的心力，使社會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講到編者的個人，不想做什麼大人物，不想做什麼名人，但望竭其畢生的精力，奮勉淬礪，把這個小小的週刊，弄得精益求精，成爲社會上人人的一個好朋友，時時在那裏進步的一個好朋友。

我們深信天下無十全的東西，最要緊的是要有常常力求進步的心願，本刊決不敢

說自己已經辦得好，決不敢自矜，而且我們常常覺得自己有許多缺點，所堪自信者，卽此。常常力求進步的心願。所以有指教我們的，我們極願虛心領受，務使本刊的缺點愈益減少，優點愈益加多，不過對於無誠意的斷章取義的謾罵，我們只得行吾心之所安，不與計較。我們以為做人的態度應該如此，辦出版物的態度也應該如此。

根據上面所說的方針和態度，所以本刊因銷數激增而廣告湧進所得的收入，都盡量的用來力謀改進本刊的自身，由此增加讀者的利益，由協助個人而促進社會的改進。試舉幾個較為顯著的具體的例。本刊初辦時每期不過一張，自第三卷三十一期起，每期加至一張半，價目照舊，其中雖有一部份地位用來登廣告以資挹注，但材料較前增加，固為顯著的事實，材料內容，亦較前更求精警；現在稿費比一年前已增加至三倍以上，也是本刊努力增進「質」的方面的一端，原擬自本期起，包皮紙改闊，包皮紙上用的簽條原用油印，均改用鉛印，現因趕印不及，將於下期實行，此層因銷數之多，支出方面當然大增，惟前用油印，郵寄中途易於糊塗，每易輾轉遺失，為求穩妥計，積極改善，惟力是視。此外自設

『讀者信箱』以來發表於本刊的來信，因限於篇幅，為數不多，而每日收到來信商榷各種問題的，目前平均總在四五十封以上，其數量且與日俱增，都要分別函復，雖郵資所費殊鉅，而我們盡其所知，或代徵專家意見，竭誠答復，認為是輔助讀者的一個途徑，也是做『好朋友』的義不容辭的一件事情，是我們覺得很高興做的。

上面隨便舉出的幾件事，我們都認為是分內事，毫無自以為功的意思，不過我們的意思是要表明生活週刊是以讀者的利益為中心，以社會的改進為鵠的，就是賺了錢，也還是要用諸社會，不是為任何個人牟利，也不是為任何機關牟利。

這樣看來，生活週刊究竟是社會的。

# 一個小巧妙

昨天夜裏陳布雷先生欣然對我說道：『我有一個小巧妙送給生活週刊』我問：『什麼？』他就拿起筆來寫了下面的那個『小巧妙』

造物不答以兩手示我  
 貧富為哉  
 何此乎  
 人生何此乎  
 我問造物  
 我思之  
 我思之

這個『小巧妙』是他的令兄陳紀懷先生在民國二年辦『生

活雜誌』時獨出心裁做的。（當時署名天嬰）這個『生』字是包

括這幾句話：『我問造物人生何以有貧富，造物不答，以兩手示我，

吁嗟此手胡為哉？我思之，我重思之。』妙在拼成『生』字的時候，那

個『以』字，『手』字及『我』字，都作兩面用。至於這個『生』字所含的意味的價值，得我們的『我思之，我重思之。』

孫中山先生也曾經說過：『學校之目的，於讀書識字學問智識之外，當注重於雙手萬能力求實用。』

關於這一點，我記得羅琛女士在第十五卷十四期的『小說世界』（十六年四月二日出版）裏有一文，題爲『文乎藝乎？』論得很確當，我現在撮述幾句她所說的精要的話：『無論華人或外人，凡關心於中國之興敗盛衰者，皆認中國之弱點在缺乏藝之能力，及藝之職業。試取中國外國學者人數，作文藝兩項之統計，可悟中華爲特殊之國，特殊之點何在？曰有口無手。曰有文無藝。』辛亥革命之後，世人稍覺其非，稍悟生寡食衆之害，稍知生利之真道在藝之工作。然而習藝之人終屬寥寥，留學歸國，有不能謀得一職者，有嫌其太勞苦而改充官吏者，其耐勞努力之少數分子卒鮮有所成就，無他，中國直不欲建設。故也。中國直不欲生產之能力，故也。『衣食足而後知禮節，倉廩實而後知仁義，此天理人情，豈盡千秋橫盡萬國，無有能逃者也。』中國不欲富強則已，如其欲之，舍生產職業，實無他途，無尊卑貴賤，皆不能逃避此一途。』

## 可敬的老司務

上海天津路與仁里永餘錢莊老司務紹興人趙泉生，在該莊服務已有十餘年，於四月四日上午十時三刻，由莊內派往外灘中國銀行兌取鈔票七千圓，用包袱包裹，挾着返店，中途遇盜，趙與抵抗，盜開鎗中趙腹部，迫車送醫院，卽已氣絕，盜被巡捕追趕捕着。趙年五十五歲，紹興家中尚有七十八歲之老母，一妻，無子，有三女，年長均未出嫁。一家六口，恃趙爲生。銀錢界敬其義勇，重金撫恤屍屬，聞其數爲三萬圓，並一面爲趙舉行出喪，送者達五百餘人。各錢莊棧司同人所輓一聯殊切當：「公而忘身，遇害適逢寒食命。死真無愧，捐軀不讓古賢風。」

我們以爲做人的價值一方面在能有自立的能力，勿爲寄生蟲以累人而貽害社會，

一方面尤在能盡我忠誠爲社會服務。老司務趙君之忠於職務的精神，其所含意味決不是僅僅限於七千圓的數量，也決不是僅僅限於一個錢莊的營業。我們要明白他直接是在一家錢莊裏服務，間接卽爲全部社會服務，因爲社會之興榮在各業之協助，所以盡忠於各業者卽所以盡忠於社會，因此趙君之「公而忘身」這種忠誠對於社會有重要的意義，有很寶貴的性質。

不但是老司務的職務，我們無論從事何業，都不要忘記兩個方面：一方面當然是藉以維持我們的生計，而一方面也就是藉此有所貢獻於人羣。（強盜之類的事情所以不能稱爲職業，就因爲只圖私利而害人羣。職業是包含利己利人兩方面的。）這樣一來，我們每日所做的事，無論大小，纔都有價值，我們纔覺得值得辛苦；忠於所業，卽忠於社會，因爲就是忠於爲社會服務，不是僅圖私人的利益。

所以從社會的觀察點看去，這位爲公犧牲的老司務，真值得我們的致敬。錢業界能念其義勇，重金撫恤他的家屬，也是很可佩服的行爲。

## 拿得定主意

偶遇老友翰才，他說非常表同情於本刊屢次提及的『盡其在我』的態度。他說一個人能有這樣的態度，便自己拿得定主意；有人譽我，不因之而驕，有人毀我，亦不因之而懼；我但知盡我心力往前做去而已。

韓退之曾經說過：『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天下最苦惱的人，莫甚於自己沒有主意，或自己拿不定主意，一以他人之毀譽爲憂喜。曾滌生也曾經說過：『凡喜譽惡毀之心，卽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這個地方，當然要注意我們心中先有了盡忠竭誠無所愧作的『主意』，然後纔說得到『拿得定主意』，否則便流入『笑罵由他』

笑罵，好官我自爲之」的卑鄙醜惡的無恥態度。

大抵任事的人，範圍愈大，愈不能有譽而無毀，有恩而無怨，但求盡其心力，爲大多數人的福利，開誠布公的往前做去而已。能抱定「盡其在我」的態度，便常常能將此心放在太平地。

十八，六，十六。

## 『誓死不用貨』！

昨天有一位老朋友剛從北平到滬，據說北平宣武城門上面的牆原有幾個如大圓桌面般的大字，寫着『誓死不用日貨』，最近却把『日』字挖去，僅剩下『誓死不用貨』幾個字。難道我們中國的國民，因受了日本的隆情厚誼（？），感激涕零，連無論什麼『貨』（國貨當然也在內）都要『誓死不用』了嗎？如有惡作劇的『洋人』把這個妙不可

言的標語用攝影機攝了去，又是一件替中國體面增光不少的事情！既然要如此表示『感激』之意，何不索性把『不』字挖去，留下『誓死用日貨』豈不更妙？

據東方社七月十四日由東京來電，自濱口內閣及幣原外相等組織新聞以來，僅十日間，我國向日本定購之貨物已如同山積，比去年同期大見暢旺，據說七月上旬向中國輸出額增加之數如下：棉紗九萬圓，棉織物三百萬圓，帽子二萬六千圓，洋布二萬一千圓，鐵製品四萬三千圓，洋傘二萬一千圓。又說日本郵船會社上海航路，每月十次，每次帶貨六百萬噸，現已一躍增至一千四百萬噸。這樣看來，在實際上也有『誓死用日貨』之概。此後但望繼續增高，似無振興國貨的必要了！

## 硬性讀物與軟性讀物

無論是一位以物理算學等科目做家常便飯的工程師，在他書房裏閒散隨意翻閱的時候，倘若書桌上同時放了兩本書，一本是關於工程學的艱深物理學，或是艱深的算學，還有一本却是很輕鬆很有趣的筆記或小說，他大概要伸過手去先拿後一種來看。前一種可以說是硬性讀物，後一種可以說是軟性讀物。

在學校裏的學生，有的在教科書下面偷放着『三國志』或『西遊記』偷看，上面的可以說是硬性讀物，下面的可以說是軟性讀物。

在板着面孔的教師前，或嚴厲得像『閻王』的老子前，受一頓冰冷的教訓，使人索然無味；在欣悅和愛的好朋友前，談談一件有趣的新聞，便使人心曠神怡。前一種好像是讀

硬。性。讀。物。的。味。道。；。後。一。種。是。好。像。讀。軟。性。讀。物。的。味。道。

硬性讀物每偏於專門性；軟性讀物則每偏於普遍性。兩者都是社會上不可少的精神滋養料，我們所希望的是：硬性讀物能盡量的軟一些，軟性讀物能純正而導人趨於身心愉快德慧日增的境界。

本刊內容可以說是軟性讀物，希望能做到讀者諸君的一位欣悅和愛的好朋友——但却不願做『羣居終日，言不及義』的損友，是要驅勉淬礪做一個純潔清正，常在進步途上的益友。

在下常覺自慰的，是區區做了諸位的這個『好朋友』的『保姆』，是受有全權，得用獨往獨來公正無私的獨立精神放手辦去，稿件的選擇取捨，絕對不受任何人的牽掣。本刊向採『盡我心力』的態度，日在努力求進之中，固決無自滿之時，而這種『獨往獨來公正無私的精神』也是要繼續保持下去的。以後我們還想常有『介紹好讀物』的文字發表，但大概仍以有趣味有價值的軟性讀物為主，而且也要用上面所提出的『獨往獨

來公正無私的精神」來介紹。換句話說，我們只認得『好讀物』而不認得人；要使因我們介紹而去購閱的讀者不至上當，不至失望，我們絕對不受任何私人或書業機關的囑託，絕對不講『情面』，絕對不避嫌怨，只以『讀物』本身爲唯一的對象，根據獨立觀察所得，全爲讀者着想，介紹我們認爲確是好的，確是有趣味有價值的讀物，我們深信只有這樣嚴正的介紹，纔有價值，纔有信用。無可介紹的時候，我們就不介紹，因爲我們向來不願做勉強敷衍的文字以虛耗讀者寶貴的時間。

十八，八，十一。

## 兩看的比較

書我所欲也，電影亦我所欲也，二者常可得兼，這倒是我自己的一件幸事。依區區的經驗，看書和看電影很有可以比較的地方：

我們在看電影之前，往往先要看看報上各家影戲院的廣告，但是有時廣告上的戲目，雖很動人，你真的跑去一看，却「嘸噯好看」，甚至「一場糊塗」，高興而往，敗興而返，於是乎，頗覺得報上的廣告靠不住。在大概只於星期日下午有暇看看電影，星期日西文報紙有電影特刊，對各片內容都有較詳的說明，我其先也作為參考，但他們因廣告營業關係，對各戲院不得不敷衍，篇篇說明都是說好，一律的都好，便尋不出好壞的真相來，也沒有什麼信用。猶之乎一個朋友，你和他商量事情，你這樣他說好，你那樣他也說好，唯諾諾無所不好，這樣便是一位等於沒有腦子的朋友，於你是絲毫沒有益處的。於是我只有另闢途徑，尋出比較可恃的兩法：一是認定幾個可看的「明星」，是我所信任的某某幾個明星主演的，大概總不至如何使我失望；二是有些欣賞程度大概相同而說話又靠得住的朋友，先去看過，對我說很可以看看，我知道他嘗試過了，便放心去看，大概也不至上當，因為要上當的已經被他捷足先上了，我便可以不必再蹈覆轍。（以上所說是指美國影片，國產電影至今引不起我的興趣。）

講到看書，也有相類的地方。有的時候，廣告上所公布的書名未嘗不引起我們購買之心，尤其是大擂大鼓的登大廣告，某名人題簽啊，某人作序啊，說得天花亂墜，更易動人，你真的去買一本看看，也許內容大糟而特糟，你雖大呼晦氣，但是腰包却已經挖過了。你要先看看各報上的書評嗎？往往就是壞的也都是好的，也令人無從捉摸，因為有許多是應酬書業機關或著作人的。（『新月』月刊裏的『書報春秋』却是有聲有色，是一個例外，但是每期因限於篇幅，批評的本數當然還不夠滿足我們的『讀書慾』）西文的書籍，就是一本很尋常的教科書，你在序文裏就可以看出，大都經過好幾位有學問的人的校閱，校訂，或指正的，著者特於序末誌謝，可見他們對於讀者很負責任。我國的著作大家好像個個都是大好老，大都是很能獨立的著述，用不着請教人的，橫豎倒霉的是讀者，你買的時候他的大著總已印好出版，只要能出版發售，什麼事他都可以不管了。至於翻譯的作品，妙的更多，譯者對於原書似乎可以不必有澈底的了解，對於這門學術似乎更不必有過深切的研究，只須拿起筆，翻開字典，逐句的呆譯下去，看了就譯，譯了就印，印了就賣。

賣了。就令讀者倒霉！所以像我這樣經不起白挖腰包任意揮霍的讀者，也只得用看電影的方法：認定幾個比較可靠的著作者（倒不一定是名人），或常請教可靠的朋友介紹。

當然，出了一個新脚色，無論是明星，或是譯著家，有時我也要作初次的嘗試，但如果嘗試一次上了當，以後便不敢再請教。這樣看來，以著述問世的人，不對讀者負責似乎是傷害了讀者，其實還是害了自己，因為他好像一與世人見面，就把自己嘴巴亂打了一陣，將來的信用一毀無餘了。

十八，八，十八。

## 挨 罵

偉大如孫中山先生，一生為我們的民族自由平等盡瘁，但是他就一生挨罵，他自己

在『自傳』裏就說：『當初次之失敗也（按指一八九五年廣州之役）舉國輿論莫不目予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呪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甚至到他臨逝世的那一年，由廣州到上海，上海英人辦的字林西報還發出孫先生不應住在租界的狂囈。（詳見黃昌穀先生講述『中山先生北上與逝世後之詳情』）我想中山先生如果不能挨罵，決不能爲中國奮鬥至四十年之久，早就氣死了。

林肯也總算是美國的偉大人物了，他爲廢奴及維持美國南北統一而奮鬥，也是一生挨罵，甚至有人罵他不是人，是一個猴子，由人加以衣冠而利用作傀儡的。我想林肯如果不能挨罵，決不能爲美國奮鬥至十餘年之久，早就氣死了。

卽如本刊最近所屢次論到的德國逝世未久的史特萊斯曼，當他救國最力之時，卽他挨罵最烈之日，他的救國事業實無時不在挨罵的荆棘中過去，挨罵簡直是他的家常便飯。我想史特萊斯曼如果不能挨罵，決不能爲德國奮鬥至六年之久，早就氣死了。

所以我們遇着挨罵的機會，無須煩悶，無須着慌，無須膽怯。有的時候，尤其是在我國

的社會裏，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想想有什麼小小的貢獻，便有了挨罵的機會，最好是你不努力，最好是你不要想有什麼小小的貢獻——大貢獻更不必說——那纔得安閒無事！

話雖如此，但是如罵得不錯的，我們却也應該虛懷容納，因為我們深信天下無絕對完善的人，無絕對完善的事，最重要的是要常常虛心誠意的在那裏努力求進步，如果被人罵得對，正是多一個改良的機會，也便是多一個進步的機會。

聽到罵得有道理的話，誠宜猛自反省，從善如流；聽到無理取鬧的話，只得嚮往先賢。堅苦卓絕的經驗，藉以自壯膽力與進取的精神，仍是要努力向前幹去，仍是要盡心向前幹去。

## 勞而無功

朋友裏有幾位做了知縣老爺，都可算是英俊。有爲廉潔公正，一洗縣公署即是藏垢納污之所的觀念。前天有位老友，他是在沿着京滬路一個重要區域的縣裏做縣長，也是我所謂『英俊有爲廉潔公正』者之一，來滬順道見訪，他說固然是努力的幹，但在此政治未上軌道的時候，總覺勞而無功。我說你『努力的幹』很對，覺得『勞而無功』却很不對。

依區區冷眼觀察世事及縱覽歷史所得的教訓，深覺天地間既決沒有『無因的果』也決沒有『無因的因』，你用了多少工夫，遲早總有這多少工夫的反應；也許時間有遲早，表現有明晦，範圍有廣狹，絕對不至白費工夫。就是自己覺得完全失敗了，失敗自身。

就。給。你。學。了。乖，也。不。能。算。白。費。了。工。夫；而。且。依。我。的。信。念。說，失。敗。就。是。成。功。的。前。導——事。業。愈。大。愈。是。如。此。——所。以。就。是。失。敗，只。要。你。肯。從。失。敗。中。得。到。經。驗。再。繼。續。不。斷。的。幹，必。有。達。到。目。的。或。至。少。更。能。接。近。目。的。的。時。候。

由此信念而再進一步想，我最愛這幾句話：『不問收穫，只管耕種，不計成敗，只知努力。』

十九，一，十二。

## 『生活』的洋房汽車

在上期我們談起有一位熱心讀者報告有人說編者靠本刊大發其財，有了洋房汽車了。我在上期已說明過兩個要點：（一）本刊是公立的性質，不是任何個人的私產；（二）本刊收支細帳每半年都經潘序倫會計師審核蓋章負責證明。現在要對於所謂『洋房

## 「汽車」談幾句

編者個人有無洋房汽車，只要不是藉本刊作弊弄來的作孽的錢，原不成問題。美國的木匠泥匠去做工時，來回都用自備的汽車，他們住的屋子，有地氈，有書房，如果像編者這樣一個窮酸書獃子，居然也勉強能和美國的木匠泥匠比得來，那正是我國發達的好現象，正求之而不可得者，無庸諱言也。這都是個人的問題，恕不多談，現在要問生活週刊社有沒有洋房汽車爲公而用。有了洋房可以給爲本刊努力辦事的同事以良好的工作環境，有了汽車可以使爲本刊努力辦事的同事有較速的效率，也是我們所希望的，但目前尚不足以語此。本刊現在完全經濟獨立，辦公室也由本刊自己出錢租的，雖似乎有點像洋房，但辦公室裏人多地小，辦公桌的中間走不過並排走的兩個人，簡直好像在牛角尖裏周旋。至於汽車嗎？人還乘不着——除非公共汽車——生活却自第五卷第一期起每星期乘着汽車揚長駛到郵局。從前生活是鑽在許多大蓆袋裏，乘着八九輛黃包車，搖搖擺擺的蜿蜒過市，途中印度阿三看見滿滿的高高的堆着不知什麼，常常舉着警棍和

我們爲難，所以爲免麻煩及省時起見，自第五卷起已極力設法使生活每星期乘一次汽車，讓牠闊一下！不過還是租來的。

十九，一，一九。

## 談孫桂雲女士

孫桂雲女士自在全國運動會中以「短跑飛將軍」一鳴驚人之後，名震遐邇，大有全國傾倒之概，到滬後新聞記者爭爲起居注，簡直一舉一笑一舉一動都煩勞他們記下來登在報上。有一次她到一家店舖裏去買浴衣，就有一位什麼畫家趕緊當場用速寫替她寫生，也登在報上。聽說她的朋友們今天請她看電影，明天請她吃大菜，弄得她時間忙不過來，肚子吃得大出毛病，這種纏繞不清眼睛肚子一刻不得安閒的境况，旁人看來也許覺得榮幸，但實際是苦是樂，倒也難說。五月十日我國在滬的遠東運動會選手爲增進

經驗起見，有中美運動會的舉行，選手中最令人注意者又是孫女士。那天是星期六，聽說有許多機關中的職員特爲要看孫女士而請假赴會的。

孫女士的事情引我想起美國全國對於飛渡大西洋打破世界飛行紀錄的林德白 (Charles A. Lindbergh) 之同樣的熱烈歡迎，引我想起美國新聞記者對林德白之同樣的無微不至的注意。雖則孫女士的成績尙不能與林德白相提並論，但可見社會對於含有社會意味的事功成績表示其欽慕，亦屬中外常情，不足爲異。重要之點在力求切合實際，勿作鋪張而已。孫女士在此次中美運動會中成績不及在杭所得，有人謂因捧而驕，其實當日因五十米爲吳梅仙女士所勝，百米出發時孫女士慄慄發顫，實因畏懼過甚。盛名之下難副，有實無名最幸，運動成績公開，無從避名，亦只得盡其在我，勿作無益之畏懼，其實無畏精神也是運動家所應修養的一種德性。

## 失敗後的奮發圖強

失。敗。不。足。慮，失。敗。之。後。而。猶。恬。不。知。恥，不。知。振。作，則。爲。不。治。之。症。我。國。雖。在。第。九。屆。遠。東。運。動。大。會。裏。打。了。一。個。大。敗。仗，但。在。棄。甲。曳。兵。而。走。之。後，國。內。各。方。面。對。此。事。均。有。自。認。技。術。落。後。痛。加。懺。悔。急。起。直。追。以。求。將。來。勝。利。的。表。示，這。是。最。使。我。們。覺。得。欣。然。樂。觀。的。一。件。事。說。得。最。懇。切。的。要。算。張。伯。苓。氏，他。主。張。補。救。中。國。體。育。宜。分。治。本。治。標。兩。種，治。本。應。自。小。學。至。大。學。增。加。體。育。必。修。科，並。由。適。宜。指。導。員。負。責。督。率，分。門。別。類，以。漸。進。方。法。從。事。訓。練；治。標。則。就。南。北。選。手。所。長，加。以。教。導，分。區。練。習，力。求。進。步。他。並。決。就。所。辦。的。南。開。大。學。切。實。施。行。最。近。據。暨。南。大。學。所。宣。布，該。校。已。擬。具。偉。大。計。劃，雷。厲。施。行，其。要。點。爲。添。聘。德。國。指。導，用。科。學。方。法。提。高。成。績；籌。辦。體。育。專。科，造。就。完。善。的。體。育。師。資；擇。成。績。優。良。運。動。擅。長。的。

畢業生，資送歐美研究最新體育學術；校內建設體育區，強迫運動，每人至少須參加一項。這都是好消息，我們但希望勿徒託空言，能切實進行，並願各校繼起。

但是我們却有一點小貢獻，似乎杞人之憂而實值得注意者，即昔賢謂教人如扶醉漢，扶得東來西又倒，體育固重要，但同時當與智育德育相輔而行，不宜因一事而抹煞其他方面。（其實體育應有補於智育德育而不應反有妨礙。）記者嘗見有些學校裏的所謂運動員也者（例如從前南洋大學中的足球員），平日可以任意不上課，可以任意違犯校規，校長優容，教員側目，好像是學生中的貴族階級，這樣的提倡體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 勇於改革的訃聞

洪深君的太夫人於七月六日逝世，翌日洪君和他的弟弟在報上登了這樣的一個訃聞：

「我們的母親張太夫人痛於七月六日丑時壽終溷寓，享年六十有三歲，深等隨侍在側，茲定於即日入殮，並扶柩回籍安葬。在治喪期內，家人不見客，家中不設奠，請勿枉駕。凡有鼎惠，不論銀錢禮券，祭菜聯軸香燭花圈，甚至錫箔紙錠等等一切虛文糜費，務乞一齊免除。惟親戚友好有相關之誼，不敢不訃告。（孤哀子）洪深、濟、演、（孫）鎮、鏗、哀啓。」

我以爲交誼不在形式，我們在這個講究效率的時代，精神、時間以及費用，都有經濟的。必要。我們常常聽見許多人望見紅帖喪帖就皺眉叫苦，尤其像我們平民，家裏用不起

「三爺」東西要自己抽出工夫去辦，甚至要自己去送，更是一件苦事，在死人方面並沒有什麼好處。所以我對於「一切虛文糜費務乞一齊免除」很表贊同，以爲是社會上應該「免除」的一件事。

「家中不設奠」想起來和尚道士一夜鳴鑼打鼓喊破喉嚨鬧個不休的把戲，更可以「免除」了。我們既沒有住大廈深院的力量，每遇鄰舍死了人，便常被這樣的胡鬧吵得終宵不得安眠，這是生人叫死人不顧公德！

至於一概「請勿枉駕」我却以爲要分別說。我有一次誤聞一位好友死了，趕緊奔往，途中追念前情，已不自禁其愴然下淚，到後方知一場誤會，同付一笑。我以為情誼真夠得上的自不免要作自動的枉駕，不過定好日子大開其弔，叫許多人來作被動的一鞠躬，再鞠躬，大可不必。

## 道聽塗說

最近有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我在本埠南京路上走，經過一個十字街角的報攤，看見一個穿紡綢長衫的仁兄，倒也衣冠楚楚，大模大樣的，手上拿着幾份報，正和那位報販談得起勁，我聽他說各報的來歷和營業狀況，熟極而流，如數家珍，我自己也是辦報的人，當然很注意，所以被他吸住也立着聽他的宏論，後來他講到了生活週刊，指着報攤上那一厚疊生活笑着說道：『這家報斜氣！』（上海話了不得的意思）我就禁不住從旁插嘴問道：『爲什麼斜氣？』他很正經的回答道：『經售這家報的報販頭已靠此發了財，討起小老婆。這家報的老板更大的發了財，現在已造起大洋房了。』我問他『老板是誰？』他絕不懷疑而又十分迅捷的回答道：『是個廣東人。』我忍着笑趕緊走開，一路笑到家裏。

本刊的新址的確是租用一個似乎可以稱為大洋房的一小部分，這所洋房是由董事會設法借到五萬圓造的，分十年由租金攤還，而生活週刊仍是每月出租金租用一小部分，因為本刊現在是經濟自立，靠自己的正當收入，維持自己的生存。我們的正當收入在目前約有三途：一是廣告，二是發行，三是叢書，收入的用途目前亦約有三條：（一）維持本刊的成立，極力勿使讀者的擔負加重，例如最近雖金價暴漲，紙價倏增，百物昂貴，維持艱難，本刊仍保全原有的文字篇幅，只從廣告方面力謀挹注，不願遽增報價；（二）優待著作家，稿費較前增至五倍（編者自己文字向不另取稿費）；（三）優待忠實勤奮為本刊辦事的職員職工。本刊目前的經濟狀況只能夠靠自己的正當收入維持自己的生存。我在本刊服務的愉快，也因為我明白知道本刊的正當收入是到本刊的事業上去，不是替什麼資本家裝私人的腰包。

十九，七，二七。

## 信 用

31

一個人的信用可喪失於一朝一夕一事一語，但培養信用却在平日之日積月累，而不能以一蹴幾，故欲憑空一旦取人信用是不可能的。事情明乎此點，則欲求人之信用而不注意於平日自己之言行者實爲莫大之愚妄。其次則信用須由「實行」獲得，而非可藉「空言」竊取。嘴裏儘管說得天花亂墜，像煞有介事，最初一次至多不過引人注意，然聞者注意之後即隨之以事實上的推察，一次空言，令人懷疑，二次三次空言，則注意且不能喚起，更何有於信用？明乎此點，則欲求人之信用而僅以空言搪塞或敷衍者亦爲莫大之愚妄。綜述上意，信用之養成須經過相當的時期與確鑿的事實。苟在所經過的時期與事實方面果有以取信於人，則人之與以信任乃自然的傾向，無所用其作態或自己掛在嘴

巴吹着，因爲信用之爲物，必經過時期與事實之證明，不是擺在面孔上，或掛在嘴巴上的東西。

人民對於執政當局的信用也有一樣的途徑。爲政者在所經過的時期中與所經過的事實中，果能廉潔奉公，爲國盡瘁，確無貪婪之行爲，果無親戚私黨把持盤踞作威作福，搜括脂膏，奢侈恣肆的迹象，使愛者痛心，仇人快意，則雖默而不言，人民的信用自在，否則雖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所說的話都是白說的。這個時代雖似乎是專會埋怨別人的時代，但記者却以爲須痛下一番反省的工夫。敵人不足畏，自己和自己的左右最可畏。信用是由自己在經過的時期與經過的事實中造成的，有公開的事實與人以相見，敵人雖悍無所施其技。

## 蔡先生的近著

蔡子民先生最近在現代學生月刊創刊號裏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爲怎樣纔配稱做現代學生，我以為他所舉的幾個條件，雖不能說是應有盡有，但要做現代的人却也不可或闕的，固不限於現代學生而已。他所提出的三個基本條件：第一是『獅子樣的體力』，第二是『猴子樣的敏捷』，第三是『駱駝樣的精神』。最後他還加上『崇好美術的素養』，『自愛與愛人』的美德。

關於第一條件，他以為『現時我國的男女青年的體格雖略較二十年前的書生稍有進步，但比起東西洋學生壯健活潑生機勃茂的樣子來，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計』。所以他提醒我們『先有健全的身體，然後有健全的思想 and 事業』。講到第二條件，他說『敏

捷的意思就是「快」。在這二十世紀的時代做人，總要做個「快人」纔行。「快的居前，不快的便要落後。」提及第三條件，他注重三種責任：對於學術上的責任，對於國家的責任，對於社會的責任。要擔當得起這些重任，非學着「駱駝樣的精神」來。「任重致遠」不可。

記者以爲目前的我國人，不但物質上飢荒，就是精神上也是很急迫的飢荒——智識方面思想方面的愚昧幼稚。像蔡先生這樣的人，倘能時時出其純正切當的思想以啓迪一般社會，比他做大而無當有名無實的監察院院長的時候，「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計。」我們並且希望他不是僅僅讓人拿去作一時的廣告用，而能在這方面作有繼續性的努力。

## 預支死亡埋葬費

王克仁君寄示一本小冊子，自述他「主管留日學務之經過」，據該書裏說，做留日學生監督以應付學生要求借款一事為最感痛苦，茲撮錄其中最足令人發笑者一段如下：「學生要求借款，持言更有種種理由，難以應付。有謂『生等既已流寓外邦，生活困難，國家駐外辦事機關，忍令生等餓斃而不救恤耶？』有謂『按照規定，無論官自費生，死亡之後，得請給埋葬費四百元。現生等既已貧困，終必餓斃，即請預支死亡埋葬費可也。』有謂『監督必以死亡而後給費，則生等偷生困難，不如一死了案。現寫遺言，是白所願，即請監督置我於死，為理善後，黃泉有知，感念無涯！』有謂『前任監督，既已借我學費一月，得部准許，今任監督，再請借我一月，例有可援。』有謂『監督明為國民黨員，奉行三民主義，生等來

日求學，所以符總理「革命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之本旨也。現既困難，非但無以爲學，抑且無以爲生。請求監督借三五十圓而不可，然則監督將創加民死主義而成爲四民主義乎？種種談話，頗難盡述，是以克仁任職一月，卽感留日學生監督一職萬非本人所能勝任。又書中所載王君最後呈教部辭職原文有「此歷來之爲監督，所以有犬馬不若之感慨也。」如王君之言果確，則昔人謂「嬉笑怒罵，都成文章。」上面所述留日諸君所言，可謂嬉笑怒罵，都成談話。人處逆境，性情易燥，我國留日學生之窘狀可以概見，惟諸君所言，於極端憤怨之中，大有滑稽大家口脛，「監督」聞之，殆所謂哭笑不得也。事非經過不知難，各有各的苦處。

## 傾軋中傷

孟老夫子曾說：『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其實不但爲政，凡事皆然；而且負責愈專，努力愈勇，『每人而悅之』亦愈難。試用冷靜的眼光分析社會的心理，其中具有熱腸俠義，見善如己出，但知鼓勵輔贊之不暇者，雖不乏其人，然亦有自己懶走，最好別人也不要走；自己走得慢，最好別人走得更慢；自己幹不好，最好別人幹得更不好。否則眼見你的事業有法維持，甚至有法發展，往往妒火中燒，非立刻看見你摧殘消滅，心中實在不甘！他們並不要自己的事業能維持，能發展，全靠自己努力，決不是靠着中傷別人而能達到維持自己發展自己事業的目的。

在這種傾軋中傷的空氣之下，倘若自己沒有堅定的主意，鎮定的精神，往往易爲外

物所震撼，甚至非氣死不可，至少也使你心灰意冷，一事不能辦。曾滌生曾說：『大抵任事之人，斷不能有譽而無毀，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閑不踰，不可因譏議而餒沉毅之氣；』又說『我輩辦事，成敗聽之於天，毀譽聽之於人，惟在己之規模氣象，則我有可以自主者，亦曰不隨衆人之喜怒爲喜怒耳。』每誦昔賢困心橫慮之經歷語，未嘗不爲之神旺。

二十，三，廿八。

## 工作與健康

記者生平有一件聊可自慰的小事情，便是差不多一年到底沒有一天被病魔困倒，但在最近過去的一個星期裏居然替自己造了一個新紀錄——接連生了七天的病。雖日在『熱昏國』中過日子，因職務一時難於覓人代理，只得盡力對『熱昏國』的惡魔作『非武力抵抗』，遇着熱昏程度較低時，還只得掙扎着硬幹。但在這樣掙扎着硬幹的時

候，却感覺有一點和平日大異，便是對於工作可謂絲毫不發生興趣，只有勉強義務的意思。俗語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我這個不幸陷入『熱昏國』的和尙，雖仍勉強拉繩撞鐘，心裏實在覺得沒有趣味，不過既做了和尚，不得不硬着頭皮撞幾下。我於此乃愈益深感生理與心理的關係。僅就工作言，則愈益感覺工作的興趣。乃至效率與生理方面的健康實有極密切的關係。做不適應性的工作固然不能發生興趣，但常在『熱昏國』裏鑽出鑽進的人，即身體常在不健康狀態中的人，恐怕對於任何工作都難發生興趣，因為他的個性就只適於生病！

病中承幾位好友來慰問，老友仰菴談起現在培植子女之不易，他的女公子現在高中肄業，校中要她買一本物理，一本洋書的價錢就不客氣的要付二十七塊大洋。他說他這樣一個『窮爺』也只得硬着頭皮設法照付。我說我們這樣無產階級中人，飯吃不起，醫生請不起，書也買不起，從前孔二先生集中國思想之大成，我們在今日但有集『不起』之大成而已！

## 關於勒令停刊的傳聞

本月九日下午忽然接到南京熱心讀者的來信數十封，據說聽見紛傳中央黨部已訓令上海市黨部勒令生活停刊，而所聞的理由則爲『該刊帶有國家主義派之色彩』。記者執筆時，尙未見市黨部有公文來，此事確否，尙未可知，惟蒙許多讀者殷勤慰問，熱誠極感，敬作數語奉答，藉伸謝意；在本刊只知正義，關於本身的成敗得失早已置之度外，原可不必多贅，惟是非不可不講，故亦有略加申明的必要。我孤身負全責爲本刊奮鬥者五年，在我主持中的本刊的一切當然由我負全責；本刊絕對沒有什麼黨派爲背景，是我敢負全責聲明的，而且也是可從本刊向來的言論上看得出來，不是臨時所能憑空文飾的。我個人對於現在所謂國家主義派，愧無深切的研究，不過做刊物編輯的人，對於國內外各黨各派的刊物都有瀏覽的義務，我看所謂國家主義派所出的刊物，常有『打倒國民

黨」的口號，並有所謂「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標語，這似乎是他們刊物上主要的表現，但翻盡數年來的本刊，請問誰尋得出有過一句這樣的話？誠然，本刊未主張立刻就不要國家，尤其自九一八國難發生以來，本刊所發表的關於救國的文字更多，但是主張救國，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中亦曾再三鄭重言之，如他在民族主義第一講第一段就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他在民族主義第三講劈頭就說：「民族主義這個東西，是國家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他在民族主義第四講裏更明示我們不得不「救國」的理由，「他說我們受屈民族，必先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中山先生的這種意思，本刊曾屢有引證與發揮，想讀者諸君尚能憶及，如謂有主張救國的言論，便可加上「帶有國家主義派之色彩」，這怎麼說得通？我個人對於國家的直覺觀念，以為所謂國家不過是在世界大同未達到以前，全國的人用來團結圖存的一種工具，（這當然是指合於大多數民衆福利的國家，不是指少數人作爲剝削民衆工具的國家，）只要不做侵略弱小民族的國家，目前先謀救國再進而負起世界

主義的責任，並不致趨入帝國主義的狹義國家的歧途上去。這一層理由，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六講末了也講得很清楚，他說『中國對於世界究竟要負什麼責任呢？現在世界列強所走的路，是滅人國家的。如果中國強盛起來，也要去滅人國家，去學列強的帝國主義，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們的覆轍，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發達。』我們須先救中國，俟中國能力充分時才能夠負得起救世界的責任。如自己的國先弄得亂七八糟，受人侵略，自救之不暇，何能更救世界？

本刊業務日繁，總務部營業部各方面的同事雖由二三人逐漸增至二三十人，但在社內的編輯撰述方面，至今只有我一個人做獨腳戲，此外則全恃社外的投稿，我自己既未加入任何黨派，自己至今亦未有任何黨派的組織，而本刊又係由我一個人負全責主持，絲毫不受任何機關任何個人的牽掣，所以我敢說本刊是絕對沒有任何黨派為背景

的。不過在投稿者裏面，有的是我只見文字而不認識他們本人，他們究竟有無黨派，我當然無從知道，但是我只取專家對於專門問題研究的文字，他們從未在本刊上宣傳什麼黨派的主義。

我之言此，並非表示對於任何黨派作一概抹煞的輕視，不過本刊確未和任何黨派有何關係，是一件事實，我把事實提出來報告罷了。

二十，十二，十九。

## 公私經濟的界限

近來常蒙讀者寄示關於批評本刊或記者個人的言論，記者一方面對於指教者之殷切，不勝感謝，一方面對於指教者的諍言，亦無不虛心考慮，盡量容納，間有出於別有成見，則聽諸社會公判，不願多所詞費，或係出於誤會，則亦根據事實，逕函解釋。最近又承一

位熱心讀者寄示某報一張，中有一文，題目：生活週刊之今昔，劈頭就說：

『鄒韜奮主辦之生活週刊，以立論之清雋犀利，年來甚受普遍的讀者歡迎，聞其銷數已達十餘萬份，駸駸乎於新申諸大報相埒，鄒韜奮亦由一清貧之文人，一躍而爲大紅特紅之時代名人，築洋房，擁豔妻，出入以汽車代步，舉止豪闊，匪復吳蒙。』

該文接下去就引記者在本刊第十六期所作艱難縮造中的生活日報一文裏所提起的本刊最初艱苦備嘗的一段事實，引了之後，接着說道：

『於此足見鄒氏之得有今日地位（此處原註：月入數千圓）未嘗不慘澹經營，歷盡坎坷者，而該週刊突飛猛進一日千里之成績，信不能不令人歎服……』

記者看了這兩段話，初覺既是出於誤會，本想逕函答復，略作解釋，繼而覺得該文含有兩點頗重要，似有提出申論的價值：一是公私經濟的界限；還有一個附帶的問題，即我們是否值得以個人私利爲對象而向前努力？

該文一方面敘述本刊的發達，同時即接着斷言記者『築洋房，擁豔妻，出入以汽車

代步，舉止豪闊，』是直好。像本刊的公款收入。就是記者私人腰包的豐滿，公私經濟是可以沒有界限的。其實本刊的收入須用於本刊自身的事業上面，與記者私人的腰包並未發生聯帶關係。就事實言，記者在未接辦本刊的五六年前，半天在一個中學校裏教英文，半天在一個教育機關裏編譯叢書，現在所得的月薪，比較五年前當教書匠時代的每月收入比較一下，還少十隻大洋。（本刊除月薪外並無分花紅的辦法）記者是否因本刊的發達而在個人經濟上發了財，是不辯自明的事實。講到我個人數年來的負擔，有大家族十餘口的牽累，有小家庭六七口的牽累，還須幫助一個弟弟求學，家裏一有病人，我就好像熱鍋上的螞蟻，幸而自己曾於公餘譯了兩三本書，有些版稅拿來貼補貼補，否則早已索我於枯魚之肆。講到『妻』確有一個，『豔』不『豔』我自己無須多辯，不過這個『妻』我已娶了七年，我『主辦』本刊迄今不到六年，就是『豔』也不是靠着本刊的發達纔『豔』起來的，這也是不辯自明的事實。講到『築洋房』嗎？我所租的是單幢兩層樓的屋子，和一個也有家眷的親戚同住，他們住在三層樓，我和『豔妻』以及兩男一女，五口子

就住在二層樓的一間臥室裏，『豪闊』到那裏去？至於『代步』，我只有常常對不住我的兩腿。我常對我的『豔妻』說，我不過是家裏的一個帳房先生，每次領到薪水到家，涓滴歸公，她當着我的面前就支配給我看，這樣若干，那樣若干，常常不夠，看去已十分省儉，我又無法叫她緊縮，官署可以裁員，我又未便把那個兒子或家中人裁出去，只得說等到有版稅拿時再說，所以我的『豔妻』常拿『版稅』兩字和我開玩笑，因為我兩手空空，一來就拿『版稅』做盾牌。這種種屬於個人的事情，我原不願說來糟塌本刊的篇幅，不願說而又說了一些出來，是要說明公私經濟應有嚴格的界限。本社平常對此點異常注意，凡與社中公事無涉的信件，記者向來不用社中的信箋信封，不耗費社中的一分郵票，即其一例，不但記者如此，本社各同事都如此。我們的帳目，每半年必經過會計師的嚴密查核，公私經濟絕不容有絲毫的含混。愚意公私經濟須嚴分界限，這是任何事業的基本條件，本社同人不過盡其分所應爾罷了。至於所謂『大紅特紅之時代名人』，記者的工作專注於本社事業的範圍，絕不藉本刊為個人有所活動，『紅』與不『紅』，『名』與不『名』，非所

願問。

記者不以自己爲窮苦，亦毫無怨懟自己窮苦的意思，且鑒於天災人禍，萬衆流離，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同胞，徧地皆是，我每自愧其享用之已爲過分。非謂「窮苦」本身之有何可羨，惟當此哀鴻徧野，民不聊生，每念大多數同胞水深火熱之痛苦，實不勝其歉疚愧作，在我們個人方面多一分刻苦，也許可少一分不安，少一分罪戾。由此也可略略說到第二問題，即我們如爲社會公福利而努力於一種事業，把牠看作社會的事業，而非個人的事業，便覺值得奮勉；若不過爲個人私利而孜孜，便感覺人生之毫無價值，所以我們應力倡捨己爲羣的意志與精神。

## 編輯先生的邏輯

七月六日的新聞報本埠新聞有一段奇妙的文字如下：『我軍退出第一道防綫，閩北已完全入日軍之手，戰地附近之公共租界，因砲聲已遠，市民且認爲戰事暫告一小段落，前晚英法租界內爆竹聲震天，同時各大小商店懸旗慶祝，沉寂恐怖之上海似稍有生氣。』我看了這一段奇文，最初以爲我的眼睛出了毛病，仔細再讀一遍，纔知道紙上確是這樣印着，並未看錯。依這位編輯先生高見，『前晚』本市所以『爆竹聲震天』，所以『同時各大小商店懸旗慶祝』唯一的原因，就是因爲『我軍退出第一道防綫』。『閩北』已完全入日軍之手！』這種匪夷所思的邏輯，真令人聞之咋舌！據記者所知，那夜市民是誤聞白川陣亡，我軍恢復閩北，已打到麥根路車站，所以放爆竹懸旗慶祝，雖屬傳聞之誤，但究竟是

愛。國。心。的。表。示。如。依。新。聞。報。所。述。簡。直。是。中。國。人。慶。祝。『。開。北。已。完。全。入。日。軍。之。手。』一。變。而。爲。亡。國。奴。心。理。的。表。現。了。這。雖。是。素。以。『。死。硬。』之。西。報。所。想。不。出。的。因。果。關。係。而。新。聞。報。竟。能。獨。出。心。裁。可。謂。富。有。創。造。力。者。矣！

二十一，三，十二。

## 「新」的誤解

以星相爲業，在本埠大馬路上大發其財的吳鑒光的兒子吳忠良最近被控『誘奸閨女』始亂終棄，這位閨女姓沈名愛娥，年二十一歲，在某商業機關服務，因姿色秀麗，爲吳在途中遇見而垂涎，由多次追隨而相識，後有一次被吳誘至某旅舍託詞訪友，邀沈上樓，女以向未與男子同遊旅舍，頗露拒絕之意，吳卽責以新時代女子不應如此固執，再三堅邀，女乃隨之而行，結果就此上了他的當。吳原使君有婦，以未娶欺女，珠胎暗結之後，終

被遺棄不顧。這種事實，在上海灘上可謂司空見慣，不足爲奇，但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卽吳以『新時代女子不應如此固執』的話來作『激將法』沈女竟因此自愧而馴伏上鉤。羅蘭夫人的老話，所謂『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如今這『自由』二字大可換上一個『新』字，其實新時代的女子難道該不分男女的邪正而閉着眼睛自毀其一生的幸福嗎？『新』字便是『罪惡』的代名詞了！在老前輩聽見『新』最覺頭痛，其實他應該研究研究他所覺得頭痛的『新』的內容究竟怎樣。小後輩最覺不『新』之可愧，但也要研究研究他的『新』的內容究竟是什麼？

二十一，八，六。

## 功效

關於最近逝世的發明大家愛迪生的生平，本刊曾經屢有詳細的介紹，他根據閱歷

所得的經驗之談，尤其有意味的是這句話：『人能努力前進而又能忍耐地等着，那末萬物都是他的了。』不努力前進而徒然忍耐地等着，那是希望不勞而獲，或是惰性的表現，固無成功的可能；雖知努力前進而急躁得不能忍耐，好像今天結婚，明天就要生子，那不是心灰意冷，便是要中途自盡，甚至急死，成功雖在後面等着他，他却不能等候到成功的到來。這兩面實有聯帶關係，爲常人所最易忽略的。前賢勉人『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並不是勸人不必有精密的計劃而但向前橫衝直撞，盲動一陣，却是勸人要努力前進，不必急急於近功速效。

51

記者對於所謂功效，還有一點更澈底的意見。常人所視爲功效的，往往只注重於最後的一個階段，或是最後的一點；我以為我們可把功效看作綿延的任何階段間的事情。我們聚精會神於一種事業，做一年有一年間的貢獻，做十年有十年間的貢獻，這種貢獻便是功效，做一日就一日有功效，不一定要等到最後的一階段或是最後的一點，纔算有功效。有了這樣的信心，便有向前的勇氣，絕對沒有灰心的時候，記者常自想，有一日給我

機會在本社努力工作，我自努力一日，一旦滾蛋，只須已往所做的工作問心無愧，盡了我的心力，便是我對於社會的區區貢獻，雖滾蛋而仍可欣然，不覺得已往的工作是白做的。這樣看來，人人都隨時隨地有獲得相當功效的機會，功效之大小遠近也許未必盡同，其爲盡我心力所獲得的功效則一。誠然，我們對於一種事業常有理想中的一個最後目標，但努力前進的過程卽是愈益接近目標的途徑，走一段卽近一段，所走過的便是『收穫』便是『功效』我們只怕不走，只怕一開步就想一步跨到。

二十一，二，二十。

## 『名者實之賓也』

最近我國有兩位藝術家——劉海粟和徐悲鴻——在報上大打筆墨官司，頗引起

我國藝壇上不少的波動。他們你一個『藝術流氓』，我一個『藝術紳士』，有人說笑話，說他日中國的藝術界裏，或於象徵派寫實派浪漫派等等之外，又有『紳士派』、『流氓派』等等的產生，可謂謹而且虐。記者對於藝術是完全門外漢，未敢多所饒舌，據朋友裏面知道劉徐兩位藝術家的本領的人談起，對於他們的藝術上的特長都表示相當的敬佩。記者以為最害人的還是廣告上的宣傳，捧場的人也不能不負幾分責任。上海市政府替劉藝術家開了一個『個展』，在廣告上劈頭就替他上個尊號，叫做『當代畫家』，此外替他作文宣揚的人，你一聲『畫家』，我一聲『大師』，鬧做一團，徒然替他引起反感，這真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寫到這裏，瞥見報上載着『悲鴻畫集』的廣告，裏面有『獨步中國，無與爲偶』的句子，這似乎也有『畫家』、『大師』相類的意味了。

『名』這個東西，大概是人人喜歡的，常語說『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這也許是鼓勵人上進的一種興奮劑。但因為是人人所喜歡的，所以最易招忌，尤其是含有獨佔意味

時最易引起反感，所以真心愛護的人，不願作過分的捧場。『名者實之賓也，實至名歸，出於自然，捧亦無用。在愛護自己的人也不願有人替他作過分的捧場，這不但是避免麻煩，而以過分宣傳，易於引導（儘管是出於無意的）青年不重真實苦功而專想取巧盜名，專想出風頭，更是莫大的罪孽。即講到精神上真正的愉快，亦以實過於名，或有實無名爲至樂，而且名過於實，或有名無實爲至苦。

二十一，十一，二十六。

## R 女同志

有位朋友張文理先生說起去年他遊歷到蘇聯莫斯科時，遇見中央黨部祕書羅璧澤克女士（Bobitska），她是一位最初參加革命的女健將，和他談起革命過程中困苦奮鬥的情形頗詳。他問她當俄國革命後饑荒窮苦得那樣厲害的時候，同志們何以尙能團

結奮鬪，她說由於領袖們之刻苦奮鬪，感人至深，並隨舉一個例子，說列寧的夫人在革命未成功前，尚有襪穿，後來革命成功，列寧拿到政權，列寧夫人所穿的襪反而破爛不堪，同志們看見他倆夫婦之刻苦，多為感動下淚，那忍不一心一德，共為革命前途努力。又據說列寧在奔走革命時，身上穿的一件破舊的大衣，革命成功後，他還是一直穿着這件破舊的大衣，直穿到他死的時候，沒有換過一件新的。現在這件破舊的大衣還存在莫斯科博物館裏面陳列着，張先生到莫斯科時還曾親自看見。這位羅璧澤克女士，聽說就是胡愈之先生所著莫斯科印象記裏面所提及的『R女同志』。

記者以為這種軼事不僅含有『儉』的意義，若僅說『儉』我國老式的守財奴亦未嘗不知道『儉』，注意之點在能自我犧牲而為勞苦大眾謀福利。

## 硬吞香蕉皮

重遠先生偶然談起從前吳俊陞（做過黑龍江省督辦）吃香蕉皮的一樁笑話。當時東北對於外來的香蕉是不多見的，所以有許多人簡直沒有嘗過，有一次吳氏到了瀋陽，應幾位官場朋友的請客，赴日本站松梅軒晚宴，席上有香蕉，他破題兒第一遭遇見，不費。思。索。的。隨。便。拿。了。一。根。連。皮。吃。下。去，等一會兒，看見同座的客人却是先把皮剝掉然後吃，他知道自己吃法錯了，但却不願意認錯，趕緊自打圓場，裝着十二分正經的面孔說道：「諸位文人，無事不文質彬彬的，我向來吃香。蕉。就。是。連。皮。吃。下。去。的！」一時傳為笑柄。其實錯了就老實自己承認，倒是精神安泰的事情；文過飾非是最苦痛的勾當。世上像吳氏這樣硬吞香蕉皮還振振有詞的雖不多見，但明知錯了不肯認錯，還要心勞日拙的想出

種種方法來替自己掩飾，甚至把規勸他的人恨得切齒不忘，這種心理似乎是很爲普遍。這種人窮則獨害其身，達則兼害天下！因爲他所能接近的全是脅肩諂笑的好佞小人，所最不能容的是強諫力爭的正人君子。

聽說最近被刺的軍閥張宗昌生平有三不主義，第一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兵』有多少，第二是不知道他自己的『錢』有多少，第三是不知道他自己的『姨』有多少。所謂『姨』者便是姨太太。據北平傳訊，他的棺材運到北平車站的時候，『內眷未進站，掛孝少婦約十六七輩，含淚坐靈棚下，柩至，乃依次出拜，伏地號啕而呼曰：「天乎！天乎！」十餘人異口同聲，亦復一陣淒絕，一時哀樂嗚鳴，與嚶嚶啜泣之呼天聲相間雜，『少婦裝束一致，喪服之內，露其灰色長衫，衫或綢或布，髮多剪，留者僅二三人，除「五太太」外，最長者亦不過二十五六，最年輕有正在破瓜年紀者，然喪容滿面，亦皆憔悴不堪。』這裏面有一點頗可注意者，這一大堆供作玩物的可憐蟲，大有捨不得她們所處境地的樣子，在旁人覺得她們原有境地的可憐，在她們似乎還覺得不能保持原有境地之爲可憐，換句話說，她們似

乎情願忍受。其實我們如作進一步的看法，在這樣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之下，她們都是不知自主也無力自主的若干寄生蟲而已，說不上什麼情願不情願。

二十一，十，一。

## 不相干的帽子

在如今的時代，倘若有人有意害你的話，最簡易而巧妙的辦法，是不管你平日的實際言行怎樣，只要隨便硬把一個犯禁的什麼派或什麼黨的帽子戴到你的頭上來，便很容易達到他所渴望的目的；因為這樣一來，他可以希望你犯着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幾條，輕些可以判你一個無期徒刑，以便和你「久違」久違，「重些大可結果你的一條性命，那就更爽快乾淨了。」

記者辦理本刊向探獨立的精神，個人也未從戴過任何黨派的帽子。但是近來竟有人不顧事實，硬把和我不相干的帽子戴到我的頭上來。有的說是『國家主義派』，讀者某君由廣州寄來一份當地的某報，裏面說『你只要看東北事變發生後，生活週刊對於抗日救國的文章做得那樣的熱烈，便知道牠的國家主義派的色彩是怎樣的濃厚！』原來提倡了抗日救國，便是『國家主義派』的證據！那只有步武鄭孝胥謝介石趙欣伯熙洽諸公之後，纔得免於罪戾！

不久有一位朋友從首都來，很驚慌的告訴我，有人說我加入了什麼『左傾作家』！我聽了肉麻得冷了半截！我配稱什麼『作家』？『左傾作家』又是多麼時髦的名詞！一右就右到『國家主義派』，一左就左到『左傾作家』，可謂『左』之『右』之，任意所之！如說反對私人資本主義，提倡社會主義，便是『左』，那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裏講『平均地權』，講『節制資本』，講『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何嘗不『左』？其實我不管什麼叫『左』，什麼叫『右』，只知道就大多數民衆的立場，有所主張，有所建議，有所批評。

而已。

最近又有一位讀者報告給我一個更離奇的消息，說有人誣陷我在組織什麼『勞動社會黨』，又說『簡稱宣勞』，並說中央已密令嚴查。這種傳聞之說，記者當然未敢輕信，甚至疑爲捕風捉影之談。這種冠冕堂皇的名稱，我夢都沒有夢見過，居然還有什麼『簡稱』！我實在自愧沒有這樣的力量，也沒有這樣的資格。

有一天有一位朋友給我看，某報載張君勳等在北平組織國家社會黨，說我『已口頭答應加入』。那位記者不知在那裏聽見，可惜我自己這個一點不聾的耳朵却從未聽見過！

我們在小說裏常看見有所謂『三頭六臂』，就是有三個頭顱，也難於同時戴上這許多帽子，況且區區所受諸母胎者就只這一個獨一無二的頭顱，大有應接不暇之勢，實覺辜負了熱心戴帽在鄙人頭上者的一番盛意！

根據自己的信仰而加入合於自己理想的政治集團，原是光明磊落的事情，這其中

不必即含有什麼侮辱的意義。不過我確未加入任何政治集團，既是一樁事實，也用不着說。我現在只以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資格主持本刊，盡其微薄的力量，為民族前途努力，想不致便犯了什麼非砍腦袋不可的罪名吧。

要十分客氣萬分懇懇硬把不相干的帽子戴到區區這個頭上來，當然不是我個人值得這樣的優待，大不該的是以我的淺陋，竟蒙讀者不棄，最初每期二三千份的生活，現在居然每期達十餘萬份，（這裏面實含着不少同事的辛苦和不少為本刊撰述的朋友的腦汁，決不是我一人的努力）雖夾在外國每期數百萬份的刊物裏還是好像小巫之見大巫，毫不足道，而在國內似乎已不免有人看不過，乘着患難的時候，大做下井落石的工夫，非替牠（生活）送終不可，而在他們看來，送終的最巧妙的方法莫過於硬把我這個不識相的傢伙推入一個染缸裏去染得一身的顏色，最好是染得出紅色，因為這樣便穩有吃衛生丸的資格，再不然，黃色也好，這樣一來，不幸為我所主持的刊物，便非有色彩不可，便可使牠關門大吉了。我的態度是一息尚存，還是要幹，幹到不能再幹，算數，決不屈。

服我認爲挫折磨難是鍛鍊意志增加能力的好機會，講到這一點，我還要對千方百計誣陷我者表示無限的謝意！

二十一·十·八·

## 爲什麼要保全『生活』

自從平津各報紛紛載本社被封和記者被通緝的消息以後，承蒙許多讀者紛紛賜函慰問，有的更告訴我們不少離奇的消息，或說聽見記者已逃往法國去了，或說聽見記者已吃了衛生丸，在北平的親戚甚至打電報來問記者的安危，也就是要知道記者究竟裝進了棺材沒有。以記者這樣常自愧恨毫無實際貢獻於社會的一個小卒，竟承蒙厚我諸君的懸系，萬分慚感，自覺實在不值得這樣的優遇。我個人的安危毫不足道，不過却絞盡

腦汁，籌思如何能在可能範圍內保全這個六年來由許多同事的辛苦和許多讀者的愛護而培養到了今朝的生活。但是記者又想到我們爲什麼要保全生活爲他的資產嗎？生活從最小規模到現在，都是全靠自己從發行、廣告、及叢書方面的收入支持，絕對量入爲出，僅求收支相抵，實無資產可言（這是有歷年會計師審核的賬冊可稽的）。爲記者個人物質上的得失嗎？我苦幹了六年，在物質方面和六年七年前坐冷板凳的時候並無差異。既非爲保全本刊的資產，又非爲保全個人的得失，究竟要保全什麼？所要保全的是本刊在言論上的獨立精神——本刊的生命所靠托的唯一的要素。倘本刊在言論上的獨立精神無法維持，那末生不如死，不如聽其關門大吉，無絲毫保全的價值，在記者亦不再作絲毫的留戀。

附帶還有幾句話：倘若不得不到聽其關門大吉的時候，關於常年定戶的定費，我們當然要負責歸還，絲毫不容含混的。我們平日責人嚴，責己當更嚴，這是分內應負的責任。記者光明磊落的來主持本刊，到了滾的時候也還是要光明磊落的滾，纔對得住熱誠贊

助本刊的許多讀者。

二十一，十，二十二。

## 犧牲的決心

淞滬抗日血戰中以孤軍苦守吳淞威名震動海內外的翁照垣將軍在他所著的淞滬血戰迴憶錄一文裏提起當時守吳淞的情形，有這幾句話：「總指揮的命令是『死守吳淞』這幾個字已經深入在當時各個戰士的腦筋裏……守吳淞只是一個決心，一個『犧牲的決心而已。』我讀到『犧牲的決心』這五個字，反復念了好幾遍。

古人說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其實犧牲也有重於泰山，也有輕於鴻毛的，其樞機全在乎看準了應當犧牲的時候，即須毅然決然的犧牲，無所用其畏怯，無所用其躊躇。什麼是應當犧牲的時候？即不犧牲也等於犧牲，甚至較犧牲的損失為尤大（不限於物

質的損失；準備犧牲反而有不致犧牲的可能，即有表面上的犧牲而實際實非犧牲；這便是當機立斷應當犧牲義無反顧的時候。例如當十九路軍之忠勇抗日，在當時明明知道前有勁敵，後無援軍，但如效法不抵抗的軍閥把兵讓出，將閩北拱手奉送，似乎不犧牲了，但將民族的人格名譽破壞無餘，是否不犧牲等於犧牲，而且較犧牲的損失為尤大？來筋疲力盡援絕而後退，似乎犧牲了，但喚起民族精神，震動世界觀聽，實際是否和犧牲適得其反？

現在實際是對日帝國主義屈伏，老實處處不抵抗，却視然於「抵抗」兩字上面加着「長期」兩字以自欺欺人，亦不外乎沒有「犧牲的決心」而已，假惺惺何為？

## 偷竊無線電報

北平報界最近鬧了一樁不大不小的笑話，事實是這樣：北平有幾家報館因電費昂貴，加以無力派訪員駐京探訪新聞，往往設法偷竊其他報館駐京訪員所發的無線電報，有北平某晚報駐京訪員乃施用小巧，以愚弄偷竊電報的報，預先和本報館商妥，由京發一明文電報，說行政院長汪精衛被刺，某報竊得此電後，即用大號字登出，華北軍政界爲之大震，即紛紛電京探詢，始知此項消息毫無根據。

有人說某報意圖不勞而獲，可謂咎有應得，其實「偷竊」這件事，記者雖未曾有過經驗，但推想起來，偷偷捏捏，輕手輕腳，東張西望，甚至出了一身冷汗的行動，却也很費心思，很費氣力，說他「不勞」，似乎也不很確切。如作進一步的研究，說他是爲了缺乏孔方兄。

的關係，大概更近事實。怕『電費昂貴』以及『無力派訪員駐京探訪』都是由於孔方兄之未能光顧。我們平常只見慣癩三們爲着錢而偷竊，至今纔知道號稱『無冠帝王』的新聞記者也爲着錢的關係而廁身偷竊之林（老話有所謂『廁身士林』）拋開經濟問題而空談道德的先生們，對於此種因果似頗有特加注意的價值。

二十一，十一，十二。

## 笑之總動員

據世界新聞社莫斯科電訊所傳，最近蘇俄當局間流行一種新口號，如『打倒憂鬱之魔』、『笑之總動員』之類。蓋當局以爲國家之進步與繁榮，必須於國民之蓬勃鮮明之生氣中求之，而斯拉夫民族原有厭世的憂鬱的性格，必須加以澈底改造。其改造方法，先利用演劇電影及各種刊物，命令國內各劇場及影片公司，此後演劇及攝製影片，喜劇

自不成問題，即在悲劇亦必儘量以笑料穿插其中。又令各新聞紙及雜誌等多載幽默文章，並由美國輸入各種喜劇劇本，並獎勵本國伶人奏演『笑的藝術』。

這個宗旨當然值得我們的贊成，因為我們絕對沒有理由歡迎『憂鬱之魔』。但是蘇俄是已在『進步與繁榮』途徑上走的國家，提倡『笑之總動員』還有可能性；若在中國這樣辱垢山積窮困絕頂的境域中——當然指大多數的勞苦民衆，少數醉生夢死驕奢淫佚的『高等華人』自是例外——滿目淒涼，隨處哀痛，如何笑得起來？『枵腹從公』不可能，要叫不知有生趣的勞苦民衆枵腹快樂，也是同樣的不可能。晉惠帝在荒年問人何不吃肉糜，如不設法改造環境而只勸人歡笑，何以異於荒年勸人吃肉糜呢？

## 四P要訣

據說在美國對於人的觀察，很通行所謂四P要訣。第一個P是 Personality，譯中文爲「人格」；第二P爲 Principle，可譯爲「原則」或「主義」；第三P爲 Programme，可譯爲「進程序」或「計劃」；第四P爲 Practicability，可譯爲「可以實行」或「可行」。原文這四個字都有P字爲首，故稱四P。就是說要觀察人，第一要注意他的「人格」怎樣，第二要注意他的「主義」怎樣，第三要注意他的有無「計劃」或怎樣，第四要注意他的計劃是否「可行」。他們以爲對人能仔細考察他的四P，思過半矣。

不過我們倘略加研究，便覺得所謂「人格」人人看法不同。在統治者看來，往往覺得奴性並無背於人格；在革命者看來，和罪惡妥協都是人格的破產。從前認女子殉夫或

上門守節是女子的好人格，現在却不值得有識者之一笑。這樣看來，所謂『人格』還需要一種新標準。我以為人格的新標準，應以對社會全體生活有何影響為中；對於社會全體生活有利的便是好的，對於社會全體生活有害的便是壞的。例如壓迫者榨取者之歡迎『奴性』，是要利用多數人以供少數人享用的工具，這於全體生活是有害無利，是很顯然的，關於第二P的『主義』，也可以這同樣的標準做測量的尺度。

第三P和第四P合起來講，有了『計劃』還要『可行』，這便是說計劃要能對準現實，作對症下藥的實施，不是徒唱高調的玩意兒。但是有時『計劃』之『可行』，雖為識見深遠者所預見，往往為眼光淺短者所無從了解，囂然以高調相譏，為積極進行中的莫大障礙。在這種情況之下，便靠實有真知灼見者之力排衆議，以堅毅的精神和困難作殊死戰。等到成績顯然，水落石出，盲目的反對或阻礙有如沸湯灌雪，立見消融。所以第四P的辨別判斷，尤特有超卓的識見，對於現實須具有豐富縝密的觀察。

## 白白地送掉一條命

上月底蘇州高中有個十七歲的學生，投井自殺，留下了三封遺書，寫給父母的信裏說：『父親媽媽，十七年教育只好算白費去了，你兒子只好死了，』他『只好死』的原因，說是『一切世故人情不懂一點，學問愈弄愈不好。』寫給師長的信裏說：『到今日四年的初級還不能畢業，實在不能再活在世上了。』寫給同學的信裏說：『在我小的時候，親愛的父親及任何愛我的人，一定很希望我成功一個有用的人，或大人物，但是在現在十七歲了，不要說世故人情不懂，中學也讀了四年，只是退步，所以爲中國爲世界着想，還是不  
要作無用的人吧。』

這位青年朋友白白地送掉一條命，不知道有無別的苦衷，僅就遺書內容看來，他似

乎還有向上的意志，因性子太急，求速之心太甚，來不及向前努力而完全停止了——永遠停止了——努力的工作，這是很可惋惜的。他似乎不願使父母白費十七年的教育，但自殺正是使父母白費十七年的教育；他似乎以世故不懂學問不好爲憾，但這都不是一死反而能懂能好的他所採用的手段，恰恰和他的目的相反。

青年有志向上，這是最好的現象，但有兩點很值得特別注意：（一）盡其所能爲人羣謀福利，所能已盡，於心無愧，人物的大不大，不在乎；（二）所志愈大，抵禦困難的力量要大，一有困難就打算走死路，那困難永遠排除不掉，而事業又往往與困難結不解緣，所以徒有大志而不準備和「困難」迎戰，徒然自速其死而已。

## 無孔不入

日帝國主義者在我國東北的軍警偵探便衣隊之無孔不入，可謂淋漓盡致。據我國參加國聯調查之代表團諸君所傳述，他們住在旅館裏，左右前後無時無地沒有這種便衣偵探監視着，有時兩人或幾個人在房間裏談話，忽有不認識的不速之客跑進來夾在中間坐着旁聽；有人出外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忽見已有一位不相識的日本人在裏面堂而皇之的坐着！他們不但對中國人如此，對於西洋人也麻煩得不了。據最近密勒氏評論報所述，頗覺可笑，茲譯述一二如下：

73

國聯調查團中有一位委員卜蘭克 Mr. Blake 者，偕同他的夫人隨該團到了瀋陽，他們倆在未到以前，就有人警告他們留神日本的偵探，所以卜蘭克夫人特別注意。他們

住在大和旅館，有一天早晨她由外面獨自走向自己的房間裏面去的時候，忽看見有一個不認識的日本人，而身上却穿着旅館「僕歐」的制服，在寫字檯旁急急忙忙的翻閱她丈夫所放下的文件，這個人看見卜蘭克夫人進來，顯然有些驚慌的神態，打算拔起腳離開這個房間。不料卜蘭克夫人却機警得很，假裝相信他是旅館裏的一個僕役，對他呼着說道：「僕歐，我打電鈴呼喚你有一點鐘了；我要你把這個房間的傢具另再搬動布置一下。」於是她就指揮那位體態顛預的假裝的偵探——顯然是個軍官——把床鋪搬移到房間裏的別一邊，等到床鋪照樣搬好之後，她叫他把浴室裏打掃一番，又叫他把房間裏的椅桌等等揩抹乾淨，隨後她再叫他把床鋪搬回原來的地位。卜蘭克夫人一面指揮，一面把身體靠近門口，使得這個冒充的偵探不易逃出，或叫人幫助，這樣的拘住他做苦工，整整過了半小時的時間，最後纔給他幾個酒錢，讓他出去。這個軍官總算觸足霉頭！

還有一件可笑的事，有一次有一位美國新聞記者由大和旅館乘汽車到瀋陽的美領事館，瞥見後面有個日本軍警偵探也乘着汽車追蹤而至，這位新聞記者走入美領事

館之後，就把這情形告訴領事館中的人，他們聽到這個消息，決意和這個偵探開玩笑。由美副領事借用了這位新聞記者所戴的帽子和外衣，昂然出去坐上他所乘來的汽車，由自己開着向前急駛。那位日本人認爲是新聞記者出來了，也開快車向後趕上，但見前車電掣風行，東衝西撞，他在後面足足拚命趕了一點鐘模樣，趕了一場空！

日人在東北之種種作祟，顯爲碧眼兒所深悉，但老滑頭李頓回平後談話，却說「在東北雖遇許多困難，但此種困難之給予，非日本政府，亦非日本軍事當局，而爲第三者，」這樣看來，天地間只有手鎗炸彈是最有效的東西！

二十一，七，九。

## 『把牠玩弄一下』

偶翻閱最近出版的新社會半月刊，其中編輯餘談裏有一段使我看了忍俊不住的

發笑，內容是說：『本刊近來得了幾位新同志的幫助，有一種新的氣象。這幾位新同志，就是章乃器……諸先生。我們希望讀者諸君對於這幾位新同志所作的文章，加以玩味。』

——說到玩味，我們不禁太息痛恨於手民的太不小心，竟將本刊上期末一句「把牠玩味一下」的句子，排成「把牠玩弄一下」。我們在這裏，對於章乃器先生不得不表示歉意。『手民誤排原是很尋常的事，不過上面這件事却誤得特別有趣。』「玩弄」在上海話可以說是『尋開心』，『手民』如此『玩弄一下』（當然是無心的）真是『尋開心』！

其實在這樣烏煙瘴氣的時代，原可『玩味』而竟致『玩弄』的事情確實不少。議會制度到中國便弄出豬仔議員；總統制度到中國便弄出賄選的曹三；共和制度到中國便弄出軍閥的恣睢橫暴，貪官的肆無忌憚……什麼原來並非完全不可『玩味』的東西，一到中國便都成爲『玩弄』了！

## 神經病

我們尋常說人有神經病，肯承認的大概不多，甚至沒有人肯承認，但是身體有健康有不健康，精神也有健康有不健康；檢驗身體，真正健康一無缺憾者不多見，在精神方面是否都能十全的健康而沒有幾分神經病，似乎也常是一個問題。據「精神病學」專家的研究，精神病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全部精神錯亂的病，一是局部精神錯亂的病。全部精神病當然最厲害，恐怕非送入「瘋人院」不可。局部精神病如能留意靜養，或相當治療，亦可避免或減少痛苦。關於病狀方面，有三種尤其值得注意：一是狂躁，一是憂鬱，一是憂狂循環發生。患狂躁病到厲害的時候，終日奔放，搗毀雜物，他的狂暴行動往往自傷傷人。患憂鬱病到厲害的時候，終日垂頭喪氣，愁眉不展，對環境總覺得毫無樂趣，甚至走上自殺

的一條路。如患癡狂交間病，這兩種病狀就要循環發生。

患全部精神病的人，在社會上似乎尚不多見，但是患局部精神病的人却常常可遇到，換句話說，多少患有幾分神經病的人，是常有的。猶之乎身體十全健康的人不易得，精神十分健康的人也不易得。我們如把『精神病學』的原理來察人，也許有許多地方可加以原諒，至少不致火上加油，增加他的病狀；因為既知這是他的病，何必多作無謂的計較？如把這些原理來省察自己，也許亦可減少幾分病狀，或漸漸可以豁然，把神經病一掃而空；因為既知狂躁是病，便該心平氣和些，既知憂鬱是病，便該達觀些。我們遇着困難的刺激，往往容易引起精神上的錯亂，因此不是狂躁，便是憂鬱，或二者兼而有之。其實困難是要運用我們的智慧與籌劃來克服的，狂躁憂鬱何用？不但無用，反使困難因應付不當而增加，豈非自己儘往牛角尖裏鑽嗎？我們如不知狂躁和憂鬱是病，猶可說也，既知是病，安可任牠猖獗，不加抑制呢？從另一方面說，既知別人有了這樣的病，我們如也加入湊熱鬧，豈不是也自居於病人之列嗎？

這樣看來，家庭間的勃谿，朋友間的齟齬，有許多地方恐怕還是或多或少的神經病。在那裏作怪，我們如能以冷靜的腦子，作超然的旁觀，大可爲之失笑。

但是話又說回來了，有人說做好人必須具有三分獸氣，這也就等於說必須具有幾分神經病，否則事事取巧，樣樣便宜，未免養成不痛不癢的麻木的東西，或老奸巨猾毫無絲毫血性的冷血動物。這話當然很值得我們的贊同。東北義勇軍如果不是有幾分獸氣，不顧成敗利鈍的幹，也大可效法軍閥官僚們之力抱不抵抗主義了，這便是當前的好例。但是狂躁與憂鬱究竟是可以無須的東西。

二十一，十，十五。

## 關於新年的夢

胡愈之先生所主持的復興後的東方雜誌，可算是最有精彩的定期刊物中的一種。

最近該誌準備出『新年號』發出一批『徵求答案』記者也承該誌寄下一份裏面的建議頗饒趣味，大意謂『在這昏黑的年頭兒，莫說東北三千萬人民在帝國主義的鎗刺下活受罪，便是我們的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也都沉淪在苦海之中。沉悶的空氣窒塞住每一個人，大家只是皺眉嘆氣，捱磨各自的生命。』在這種狀況之下，夢境中大概也只有痛哭流涕，但該誌提醒我們：『我們對現局不愉快，我們却還有將來；我們咒詛今日，我們却還有明日。』所以他們建議『在這漫長的冬夜裏，讓我們大家來做一回好夢，』並『打算把這些夢搜集起來在東方雜誌新年號發表。』不過平常的夢是胡亂做的，這次他們要求的夢却限定兩個範圍做一下（一）『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的？』（二）『個人的生活中有什麼夢想？』指定範圍做夢，却是一件不容易的差使！

記者草此漫筆時，這本夢卷還未交出，但不妨先提出談談。本刊年來對於政治經濟財政軍事教育等方面都在原則上或計劃的輪廓上粗貢大意，記者個人對於第一部分的夢，其大勢所趨，想讀者已可猜想得出。簡單說起來，我們所夢想的未來中國，是個共

勞。共。享。的。平。等。的。社。會。所。謂「共。勞」是。人。人。都。須。為。全。體。民。衆。所。需。要。的。生。產。作。一。部。分。的。勞。動；不。許。有。不。勞。而。獲。的。人；不。許。有。一。部。分。榨。取。另。一。部。分。勞。力。結。果。的。人。所。謂「共。享」是。人。人。在。物。質。方。面。及。精。神。方。面。都。有。平。等。的。享。受。機。會；不。許。有。勞。而。不。獲。的。人。物。質。方。面。指。衣。食。住。行。及。衛。護。等。等（包。括。醫。藥。衛。生），精。神。方。面。指。教。育。及。文。化。上。的。種。種。享。樂。政。府。不。是。來。統。治。人。民。的，却。是。為。全。體。大。衆。計。劃。執。行，及。衛。護。全。國。共。同。生。產。及。公。平。支。配。的。總。機。關。在。這。個。夢。裏，除。只。看。見。共。勞。共。享。的。快。樂。的。平。等。景。象。外，沒。有。帝。國。主。義。者，沒。有。軍。閥，沒。有。官。僚，沒。有。資。本。家，沒。有。男。盜，沒。有。女。娼，當。然。更。沒。有。乞。丐，連。現。在。衆。所。認。為。好。東。西。的。慈。善。機。關。及。儲。蓄。銀。行。等。等。都。不。需。要。因。為。用。不。着。受。人。哀。憐。與。施。與，也。用。不。着。儲。蓄。以。備。後。患。

講到區區所夢見的個人生活，當然是夢見我自己無憂無慮歡欣鼓舞的做這樣共勞共享的社會中的一分子，在全國生產大計劃中擔任我所能做的一部分的工作。在那個夢境裏，我不怕有業時尚有內顧不了和後顧不了之憂，我不見有愁眉哭臉的無告同

胞使我如坐針氈，精神上感覺無限的痛苦，却可在無憂無慮歡欣鼓舞中盡我能力對大眾作盡量的貢獻。

二十一，十二，十。

## 怎樣看書

「自修有許多的困難，這是實在的。但這些困難並不是不能克服的。第一，我們要有決心。學校的功課，即使牠不是我們所高興研究的，但我們怕考試不能及格，致不能升級或畢業……不得不勉強讀牠，至於自修，是沒有這種外界的推動力的，是完全出於自動的努力，然而自動的努力所求得的智識，才是我們自己的智識，才能長久的保存着。爲要通過考試而讀的書，考試一過去，就忘得乾乾淨淨了！因受教師之督促而讀的書，一離開了學校，就完全拋棄了！只有爲自己和出於自己的努力的，才能永續地研究下去……」

這一段話是在怎樣研究新興社會科學（柯百年編）一書裏面看見的，這似乎是平淡無奇的話，但凡是在社會上服務後感覺到知識上的飢荒的人，對於這幾句話想來沒有不引起特殊感觸的。我們感覺到知識上的飢荒嗎？只有下決心，自動的努力於自修永續的研究下去。一天如至少能勉強抽出時間看一小時的書，普通每小時能看二十頁，一年便可看完三四百頁一本的書二十幾本，四五年便是百餘本了，倘能勉強抽出兩小時，那就要加倍了。記者最近正在編譯革命文豪高爾基一書，全書約十五萬字，已寫完了三分之二，其中最令我感動的是高爾基艱苦備嘗中的無孔不鑽的看書熱，我執筆時常獨自一人對着他的故事失笑。

不過看書也要辨別什麼書，有的書不但不能使人的思想進步，反而使人思想落伍！有位老友從美國一個著名大學留學回來，他是專研政治學的，有一次來看我很詫異的說道：『我近來看到一兩本書，裏面的理想和見解完全是另一套，和我在學校裏所讀的完全兩樣，真是新奇已極！』原來這位仁兄從前所讀的都不外乎是為資產階級捧場或

擁護不平等的社會制度的學說，受了充分的麻醉，他的這種「詫異」和「新奇已極」，未嘗不是他的幸運，他也許從此可從狗洞裏逃出來！

此外關於看書這件事，還有兩點可以談談。第一點是以我國出版界之幼稚貧乏，能看西文原書的當然愉快，如看譯本，糟的實在太多，往往書目很好聽，買來看了半天，佶屈聱牙，生吞活剝，莫名其妙，錢是冤花了，時間精神更受了無法追回的莫大的損失，我們要誠懇的希望譯書的先生們稍稍為讀書的人設身處地想想，就是不能使人看了感到愉快，感到讀書之樂，至少也要讓人看得懂。第二點是在這個言論思想自由的空調儘管唱得響澈雲霄的年頭兒，看書也有犯罪的可能，常語謂「書中自有顏如玉」，如今「書中」大可引出「鐵窗風味」來！什麼時候沒有這種蠻不講理的舉動，便是什麼時候望見了社會的曙光。

## 大眾的力量

北平有一部分大學生在國難急迫中作『自援式的逃命』頗引起國人的悲觀論調，記者曾於八卷四期『小言論』裏論及此事，舉出兩個理由，由認為不能即將此事作為對於全部分青年悲觀的根據，第一個理由是這種行為不是可以代表全部分青年的心理，第二個理由是只要有領導的中心力量，必定有多數人自願效死的，最近杜重遠先生自北平回滬，談起北方民氣及下級軍士忠憤的心理，也很有可以參證之處。據說南開大學張伯苓先生曾召集學生詢問有人願意赴前敵工作的沒有，簽名願往者紛至沓來。後來張先生說到前線去是要冒飛機炸彈的危險的，僅僅簽字不夠，並須聲明如在前線送了性命，也是出於自願，不必學校負責，他們又紛紛聲明毫不怯退。試問這種忠勇奮發的

青年，豈是一部分的『自援式的逃命』？青年所能湮沒？記者有個妹子在北平協和醫院研究製藥料，並主持某醫院的製藥部，最近也有信來，說她們醫院裏的姊妹同事們這幾天製了不少的凍瘡藥膏及創傷藥膏，一罐一罐整百整千的往前線輸送，後方工作忙得不可開交。她並說她們都常在憂慮前方兵力太單薄，擋不住暴敵，但大家却無不奮發忘倦的從事後方工作，盡她們的心力幹着。這在她們也是何等的積極精神！

他們和他們平日對於『丘八』有何好感？但是一旦『丘八』一變而爲抗禦帝國主義的侵略，以鐵血衛護民族生命的前敵士兵，他們和他們就廢寢忘食的懷念他們，馨香祝禱的希望他們勝利，樂此不疲的替他們幹着後方工作。這表示什麼？這表示大眾的意志，大眾的欲望，大眾的需要，大眾的……

脫離大眾的任何集團，都沒有力量可言，只有能代表大眾的集團纔有力量。中山先生曾經說過『喚起民衆，共同奮鬥』，可見他對於民衆的力量有深切的認識。但要『喚起民衆』，決不是可以用宣言通電所能辦到的，必須有合於民衆所急切需要的實際行

動，纔能『喚起民衆，共同奮鬥』

二十二，二，十一。

## 蕭伯納的幽默

英國文豪蕭伯納氏到上海到北平，使許多歡迎他的人碰着一鼻子的灰，使他們感到很不舒服，有的人便罵他傲慢。他在上海筆會席上所作的幽默演說，就有這幾句話：『此刻演說不必要，因在座諸君均爲著作家，我誠爲班門弄斧。普通人均視作家爲神秘偉大之人物，今諸君皆盡知內容，多言何益？』可見他未嘗自以爲『偉大』。他又說『我在此正如一動物院中之陳列品，諸君已看過，我亦不必多言矣。』可見他的力避煩囂，是怕多做『動物院中之陳列品』。

後來他在秦皇島離了輪船，改乘北寧路所備專車赴平，路過天津，『蕭伯納坐在第

四節車中第三號包房，天津北洋工學院南開大學中西女學教職員學生及新聞記者登車，蜂擁車內，表示歡迎蕭氏之意，不料蕭命茶房將包房上鎖，歡迎人員均乘興而來，敗興而歸。他到北平後，路透社的專電有這幾句：『政府機關報今晨雖載有大規模之戰事正在發展中之消息，而仍以廣大之篇幅，登載蕭伯納抵北平事，聞此足證華人傳統的不感覺痛苦性。』熱烈歡迎似乎是出於一番好意，但不但享以閉門羹，外國記者甚至藉此測驗『華人傳統的不感覺痛苦性！』霉頭可謂觸到道地十足了！老蕭到北平後對中外記者談話說：『中國人對外國人最客氣，對自己反不好，且相打自己能團結，方有希望。』這也是可供我們自省的話。

我國對於外國的名人，向來有視為萬能的觀念，喜歡對他們做出過分的歡迎，無所不問的請教，從前杜威羅素克伯屈到中國來的時候，都忙得不少人屁滾尿流，相當的招待，原無不可，但必欲奉為天皇地皇，好像就要下跪叩頭的神氣，不但無補於敬意，反而徒滋竊笑。就他們各人所研究的專門範圍，提出問題向他們討論，固無不可，但必把他們看

作無所不知似的，好像一切問題都可請他們代爲解決，不但是無可滿足的帝望，反而使人頭痛。當克伯屈到中國時，我看見報上登着請他演講和討論的程序，今天大學教育，明天師範教育，後天中學教育……無所不包的請他指教，未嘗不失笑。杜威羅素克伯屈等比較的滑頭些，也許心裏覺得好笑，而嘴裏却不願流露出來，但關於這一點所帶去的印象，恐怕已經不會怎樣好，此次碰着一位心爽口直的蕭老頭兒，便不客氣的發出不少『妙論』，甚至將『包房上鎖』這在老蕭固未免太惡作劇，但我們中國人也許可以得到一個小小的教訓吧！

## 兩性間的思想問題

關於兩性關係的文字，每每是老那麼一套話，看了令人索然無味，但在最近的東方雜誌（第三十卷第五號）上看到蔡慕暉女士做的兩性間的思想問題一文，覺得有不少警語。她是喜歡研究文藝的，又嫁了一位文學家，特重『兩性間的思想』，也許就是她閱歷有得之言吧。

她說：『更有好多人以為結婚是一種神秘的門，未進去的人每每憧憬着門內的幸福，盡力想跨進去，而已進去的人却每苦於不易退出那門。』這寫盡了『那門』內外萬頭攢動的多少男女的心理！

她又說『如果能在男女結合之前注意到思想問題，雙方互相開誠布公地交換，討

論研究更正到發見志同道合時再相親相愛再結成密切的關係那當然是最理想的了。與世界上實在祇有志同道合的兩性結合才能享受真正的兩性幸福祇可惜人們大都不會注意到這一點。『誠然因為只有心靈能融合爲一彼此在學識思想上能互相欣賞互相鼓勵互相切磋互知甘苦的兩性結合才能享受真正的兩性幸福還有一點也很可以注意的就是選得對了據蔡女士的觀察還有發生問題的她說：

「當她們未婚的時候她們讀書做工研究社會問題不滿意現家庭制注意政治問題……但一旦結了婚她們每會突然改變態度將書本擱之書架甚或拋之暗角不願出外工作不再研究問題也不肯在改良家庭上用思想政治經濟等問題自然更引不起她們的興趣祇會像廚娘乳媽地照料小孩注意油鹽醬醋等小事……她們不但不能瞭解異性的思想就連未婚的姊妹朋友的思想也會覺得很隔膜我曾聽見好多朋友告訴我她們的姊姊嫁了不久就開口小孩閉口丈夫叫人聽了怪討厭有的時候同姊丈談談倒反而有味些這不是婚後婦女思想容易退步的明證嗎？」

這段話說得異常的深切明瞭，用不着我來加什麼了，但是我覺得還有一點而是很重要的，就是現在的家庭環境——也可以說是社會環境因為家庭稍稍擴展便伸進社會裏面去了——也有以促成婚後婦女思想的易於退步——假使她是原有思想而亦有意於繼續增進的話，例如我們近來就有幾次接到女讀者來信，說她們因欲出外就業或就學，詢問中國有沒有像蘇俄所設的托兒所一類的機關。此外如家庭中的種種不全的設備，處處費了許多主婦的寶貴的時間，這種時間原來都可在學識思想方面的。我想如有設備適宜的大規模的公寓，裏面有公共食堂，有公共洗衣作，兒童公育，以及其他公共的設備，在這種大公寓裏居住許多小家庭，予主婦以種種的方便，使她對家務上所費的時間可以減少至最小的限度，在別方面，便是使她也有充分的時間用在學識思想方面。

照目前的家庭乃至周圍的社會環境的情形看來，婚後婦女之『祇會像廚娘乳媽地照料小孩，注意油鹽醬醋的小事』與其說是她們自己情願做，不如說是環境迫她們

不得不做，因為『姊姊』所處環境的實際需要，和『姊丈』的不同，和『未婚的姊妹朋友』所處環境的實際需要也不同。如果環境沒有一番澈底的改革，也許有極少數出類拔萃的人物能克服困難，不爲所拘束，但已很難，望之一般女子，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二十一，四，十五。

## 兩性關係的各方面

在上期的本欄裏，記者因看到東方雜誌上蔡女士著的兩性間的思想問題一文，引起一些感想，已略爲說過了，但還有些意思要提出來談談。

我會這樣想，世上的兩性間的關係，大概不外乎這幾種方式：一個方式是心靈的安慰和性的安慰能融合爲一；一個方式是只有心靈的安慰；還有一個便只有生理的滿足。

講不到什麼安慰不安慰。

心靈的安慰和思想問題有密切的關係。「彼此在學識思想上能互相欣賞，互相鼓勵，互相切磋，互知甘苦的兩性結合，才能享受真正的兩性幸福。」（見上期拙作）這就因為只有如此纔能獲得心靈的安慰，而心靈的安慰是「真正的兩性幸福」中的第一要素，缺了這個要素，就是有了性的關係，也只有性的滿足——第三種方式中的「生理的滿足」的一部分——絕得不到性的安慰。必須和心靈的安慰融合為一的性的關係，纔夠得上所謂性的安慰。

第一種方式的兩性關係是最理想的，最幸福的。有了這種關係的兩性，不但是他們本身的新生命，而且也是他們共同為人羣而努力的興奮劑，也是他們為着這種努力而排除萬難勇往無前的源泉，也是他們在黑暗中攜着手向着前面曙光掙扎奮鬥的明燈。革命文豪高爾基亡命國外從事革命運動時，秀外慧中思想敏捷能力豐富的女劇家瑪利亞，便是他的這樣的一個伴侶。她是他的愛人，是他的左右手，是他的心腹，是他的安慰。

者，是他在患難中的保護者，也可以說他是她的這種種。

第二種方式——只有心靈上的安慰——那是因為雖則思想上和第一種方式沒有什麼兩樣，但却因為有了特殊的障礙而無法自由結合，這種關係只得限於篤厚的友誼，如超出了這個範圍，而又無法排除障礙，結果便不免於悲劇。即在此篤厚的友誼中，亦甘中有苦，苦中有甘。

第三種方式當然是最平凡最無味的，那便是只有生理的滿足。現在大多數所謂正式夫婦，除極少數的例外，大概都可歸在這一類。這裏面也有新舊之分。舊的是存着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心理，爲着生活而嫁，她的看重丈夫，並不在乎丈夫的本身有什麼使她覺到值得看重，只是因爲「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男的也就只把他的「家」當作「旅館」，安頓身體的地方，不是安頓心靈的地方。此外還有一部分號稱新女子，以浪漫爲前提，以奢侈爲常事，今天跳舞，明天打牌，女的以男的爲供給物質上享用的奴隸，男的至多亦不過以女的視爲當前的玩物，他們都是所謂「無靈魂的人們」，心靈的安慰不

安。慰。原。不。是。他。們。所。意。識。得。到。的。問。題。

二十二、三、二十五。

## 江朱事件

自本月十四日時事新報露布了以石膏造像與雕刻藝術馳名的藝術家江小鶻氏於三月二十九日與朱湘娥女士離婚，第二日又載了江氏離婚之次日即與徐芝音女士訂婚消息以後，頗轟傳社會，資爲談助。簡要事實：江二十五歲時與朱（時年十八）訂婚，訂婚二年後留法七年，三十三歲回國結婚，『時有藝術家陳曉江者與小鶻同學至好，又與小鶻連袂渡法，共研藝事，惟陳留學彼邦，兩年即返，娶徐芝音女士，生一子，小鶻回國結婚之日，即陳客死北平之年，彌留前即以妻兒重托小鶻，小鶻慨然許之……念亡友付托之重，對此孤兒寡婦，照顧周詳，惟恐心力不盡者，而徐女士青春素幃，得小鶻慇懃如此，未免

感恩知己，而芳心怦然動矣。」江今年四十歲，與朱協議離婚書謂：「意見不洽，殊難偕老，條件爲『由江新（卽小鷄）給付素達（卽朱女士）贍養費洋二千五百圓，分四期支付……嗣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朱女士於去年見江曾一度提出離婚，卽『徧托親友，欲謀一職業，庶幾一旦決裂，不致托身無處，』後卽得西城某女校教職。

此事露布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意見當然各人不同，時事新報關於此事消息的來源，謂『有悲朱女士之際遇者，爲談其間經過情形，希望社會有所主張，』顯有爲朱女士抱不平的意思。時事新報雖似以客觀態度敘事，但字裏行間，亦可看出爲朱女士抱不平，例如第一日新聞的末段：『書據（指離婚書）既經確立，七載相安之夫婦，遽告仳離，朱女士懷書歸校，芳心忐忑，如失魂魄，夜臥宿舍，時適淒風陣起，冷雨敲窗，女士懷念愛人，不覺黯然飲泣，出書重讀，血淚俱下，然度小鷄此時，必呈書於某夫人之前，方欣然樂道其家庭革命之成功也。有與江朱謔者言，若小鷄之亡友陳某者死而有知，亦正大可自負其有先見之明，而甚幸其妻兒之得所，蓋非知己之友，豈能以妻兒重托之，且終托之哉！言下慨。

然記者握管至此，亦爲之悽愴擱筆也。『慨然』的幾句話，尤盡挖苦之能事！

我以爲兩性關係，只有完全出於雙方本人自由選擇，認爲彼此都合於彼此心中最崇拜的人，纔有雙方的真正幸福之可言；倘若牽於人爲的束縛，無論是經濟的，或是制度的，或是傳統思想的，都只有苦痛。此處所謂『自由選擇』，尤其注重的是社會的環境，須使兩性不受經濟制度，及傳統的思想所束縛，而彼此都能自由的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只有一心意完全投洽的結合起來，貌合神離的便無勉強纏在一起的必要。因爲勉強纏在一起，兩方都感到痛苦。有許多女子情願忍苦遷就，有的是爲着經濟不能完全自立，有的經濟雖能自立，又爲傳統的思想所包圍，（例如因社會上傳統思想的殘餘勢力，仍感到『棄婦』之爲可恥，再嫁之不易等等）也就是失却自由選擇的可能性。我們根本贊成上面所解釋的『自由選擇』，惟在現社會制度裏，女子尤其缺少『自由選擇』的可能性，確是個待決的問題，如能消除這個困難，像江朱的事件，便是極尋常的一件事了。

## 托兒所

最近記者剛把 Alice Withrow Field 所著的 "Protection for Women and Children in Soviet Russia" 看完，想撮譯蘇俄保護婦女和兒童的重要辦法，在本刊上介紹，隨後收到女青年協會編輯部送來最新出版的蘇俄婦孺保護政策一書，纔知道已有了中文的譯本。這本書的原本是今年（一九三二）纔由 E. P. Dutton & Co. Inc., New York, U. S. A. 出版的。著者裴爾德夫人是美國的一位社會教育家，親到俄國作三年的實際調查（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內容對於托兒所的辦法敘述頗詳。譯本是由張濟川、馮雪冰、和陳征帆幾位先生分任譯成，所以出書頗速（最後兩章未譯）。譯文雖不無小誤（例如托兒所的兒童係從一個月到三歲，該書把「一」個月筆誤為「六」

個月，見譯本九三頁，原書一四四頁）但大體都譯得忠實，文筆亦頗暢達。無論何書，看譯文當然不及看原本來得暢快，但原本以二百四十一頁的書要賣十五圓一本，譯本只定價六角，相差就很遠了。

封建制度的社會裏產生大家庭；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裏產生小家庭；在社會主義化的社會裏，無論男女，都成爲社會化的分子，讀書有公共的圖書館，遊戲休息有公共的俱樂部，吃有公共的食堂……在這種環境中，各人在經濟上在思想上都完全獨立，各人都各有其爲社會服務的工作，就是小家庭也漸漸地沒有存在的價值了。男的需要女的做『家奴』，女的不再需要男的做『財奴』，大家都做社會上的獨立的自由的一員。在這樣的社會裏，離開必須到社會工作的母親的兒童由誰看護呢？於是托兒所佔着很重要的位置。

俄國在十月革命以前，全國只有托兒所十四處，自十月革命以後，已經開辦了一千個托兒所，據說因經費困難，還未能大擴充，但這個方向是對的，仍有待於繼續努力而已。

裴爾德夫人說：「婦女如要和男子享受平等的權利，她們必須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因為她們不能夠一面和男人平等，一面却須依靠她們的丈夫過活。」托兒所不但能排除婦女自食其力的障礙，而且把兒童交給專家教養，在兒童也獲得莫大的利益。所以她又說：「托兒所不但能使許多婦女和她們的丈夫一同工作，並使兒童得到機會享受現代護養兒童的最有效的方法。」在每日由母親把孩兒交給托兒所時，第一件事就是由該所醫生查驗一番，發現有病即醫，如有傳染病即送入兒童醫院醫治，直至醫愈為止。這較之放在沒有醫學知識的母親手裏妥當得多了。

二十二，四，十五。

## 不肯妥協的精神

記者近在編譯革命文豪高爾基一書，看到列甯對於黨內信仰搖動的分子之堅決

的不肯遷就不肯妥協的精神，受着很深的感動。先是社會民主黨分裂而爲兩派，一爲蒲列哈諾夫所領導的孟希維克派，一爲列甯所領導的布爾希維克派。高爾基很想設法把這兩派團結起來，使黨的力量不致分散，而得着更大的力量；極力主張列甯和孟希維克的麥托夫等開一會議，商量辦法，列甯竟堅決的拒絕，甚至於說他寧願分屍四段，不願和這班人妥協。雖麥托夫譏笑他，說在俄國只有兩個布爾希維克黨人，一是柯爾郎推，一是列甯自己，但他只付之一笑，絲毫不爲之遊移。後來在布爾希維克黨的自身，又有博達諾夫等一派人又以意見不合，分裂爲『前進派』高爾基又積極設法使他們重新結合，又被列甯嚴詞拒絕，連高爾基都被他責備一番！後來事實上列甯看準了，孟希維克和前進派一班人都在理論上立不住，漸漸地退到暗淡無光的角落裏去了。

理論澈底，策略準確，然後以排除萬難，堅定不移的勇氣和精神向前幹去，必有成功的一日；即最初同志儘少，這種堅如金硬如鐵的同志，一個可抵十個百個，內在的力量是異常偉大的。這是我所得到的最深刻的感想。糊裏糊塗地幹着，像『垃圾馬車』一樣地象

收並蓄，卽一時好像轟轟烈烈，終必以虛僞的或盲目的信仰，被投機分子的盡量利用，徒然成爲以主義（？）爲幌子，以私利爲中心的一團烏合之衆！

但是堅定不移的態度，必須出於理論上的澈底看清，策略上的澈底看準，然後纔能在驚風駭浪中，拿定着舵，雖千轉百折，仍朝着正確的方向前進，纔終有達到彼岸的時候。否則自己糊塗，還要強人也糊塗，這便是剛愎自用，結果反足以僨事，此卽所謂差以毫厘，謬以千里了。

二十一，四，八。

## 蘇聯的出版事業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裏面，最顯然的矛盾現象是一方面鬧着生產過剩，一方面大衆却日在啼飢號寒的愁城中過日子。這癥結無非由於生產是以利潤爲目的，購買力

薄弱的大衆就。只有呆望着過剩的。產品。發怔！其實如以供給大衆需要爲目的的生產，正需要更多的生產，何過剩之有？這種情形不但見於物質的產品，即文化的產品——如書報等——也有同樣的趨勢。

和蕭伯納同爲英國「法屏社」"Fabian Society" 健將的作家韋勃 Sidney Webb 近來根據他遊俄的觀察，在現代史料 "Current History" 上發表了好幾篇關於蘇聯近況的文章，在最近出版的該月刊的三月號裏，韋勃有一篇關於蘇聯出版事業的文章，所述情況，頗饒趣味。蘇聯全國的出版機關，都由國家主持，都不以獲得個人利潤爲目的，換句話說，就是都以供給大衆的需要爲目的，所以出版事業的發達，雖以出版事業素稱發達的英美德等國，對她一比，都像小巫見大巫了。

蘇聯全國的出版機關都受國立莫斯科出版局的節制。這個出版局創立於一九一九年，僅就這個出版局一處的事業而論，在一九三二年的一年間，就出版了四萬種新書，共印六萬萬冊。這樣的數量，就是德國和英國兩國每年的新出版物合併計算，還比不上！

這種可驚的統計，還不過是『關於俄羅斯本部』，即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The Russian Socialist Federal Soviet Republic，）或簡稱爲俄羅斯共和國。（按蘇聯現在包含七個蘇維埃國家，俄羅斯不過其一。）此外各共和國也有各自的出版局，像烏克蘭共和國的國立出版局專印烏克蘭文字的書，每年所出新書也有五千餘種之多。除上述者外，就蘇聯全部論，每年新書和小冊子還有五萬種，共印約有九萬萬冊——還有六千種的新聞紙及定期刊，如日報週刊及月刊等，每期總計也有四萬份，還未算在內。這事的數量，就是德英美三國每年所出的新書和小冊子共計，蘇聯至少可和他們相等。

但是在二十年前，俄國的成年人口裏面，約有半數是文盲。蘇聯出版事業的驚人發展，乃在最近十二年間的堅忍的努力，現在一般人民對於閱看書報的熱烈，簡直如癡如狂。不但簡易的書，就是比較艱深的書，也在短時間內一售而罄。例如在一九三二年，黑格爾的知識百科全書裏面包括有他的『邏輯』學，這就是在博學之士，也感覺到艱深的，譯

成俄文後，第一版出五千冊，在五天内完全賣完！第二版印一萬冊，又在一個月內賣得精光！第三版又印一萬五千冊，聽說年內又要賣光了。有人怪國立莫斯科出版局書印得不够，該局說紙廠裏雖在積極趕着造紙，但所造的紙來不及應用，而依五年計劃，各方都須顧到，又不能再多分出勞動力來增加造紙。蘇聯在已往五年間，對於書報需要之條然大量增高，實爲世界史上空前的現象。

在今日的中國，有日銷十萬份左右的日報，已算是刮刮叫的『大』報，有每期銷到十幾萬份的週刊，便引起注意或嫉妬，甚至引起強有力者的壓迫和覬覦，其實以中國人口之多，在出版事業的種種障礙排除之後，服務於出版界的人們將要忙得轉不過氣來！區區十幾萬份的出版物算得什麼！

## 「兩地書」

我最近用了每晚十時後的三個深夜，把最新出版的一本兩地書好像一口氣地看完。（『魯迅與景宋的通訊』上海青光書局印行。）這是他們倆由師生而戀愛，由戀愛而『成眷屬』的四五年間的你來我往的一百三十五封的信。

我們在這裏面看得到他們流露於字裏行間的深摯的情誼和幽默的情趣，就是不認識他們倆的人，看了也感覺得到他們倆的個性活露紙上。許女士寫給魯迅先生的信，其先稱『先生』，既而稱『先生吾師』，既而稱『師』，既而稱“My Dear Teacher”，最後索性稱“Dear”，她的這顆心是隨着這稱呼的進步而一天一天進一步的獻給她的他了。有一次許女士在信裏說了一句『夾入我一個小鬼從中搗亂』，魯迅的回信就

說「……其實是空言，恐怕於「小鬼」也無甚益處。」隨後她就索性在信末署名的地方，把「許廣平」三字上的「你的學生」的字樣，改爲「小鬼」書裏關於諸如此類的幽默，很天真而自然的幽默，令人看着發笑的地方還不少。

這還是關於個人的方面，此外關於他們在社會裏所遇着的黑暗或荒謬的情形，亦有深刻的描寫——而且也常常寫得令人看了哭笑不得，我現在姑舉幾件事：

許女士乘輪船往廣州去的時候，在船上同艙的有個姓梁的，「是基督教徒，」她有個女友和一個男友（？）不絕的來，一方面唱聖詩，一方面又打撲克……」

她在廣州女師校當訓育主任時，那樣一天到晚的忙，忙到夜裏九時十時後纔有自己的時間，繁重辛苦極了，寫到同事間的傾軋諷刺，更令人感到做事不易，所住的地方尤其特別，有三個「小學教員」住在她隔壁，「總是高朋滿座，即使只有三人，也還是大叫大嚷，沒一時安靜。更難堪的有兩位自帶女僕婢子，日裏做事，夜間就在她們房裏搭牀，連飯菜也由用人用煤油爐煮食，一小房便是一家庭，其污濁偏促可想。所以我（女士自稱）的

房門口的過道，就成了女僕婢子們的殖民地，擺了桌子，吃飯，梳洗，桌下鍋盆碗碟，堆積甚多……但我這方面總是竭力迴避，關起門來……」

魯迅先生寫他在廈大任教授時所遇的種種怪現狀，亦頗可發噱。他先「住在國學院的陳列所空屋裏」，去上課須走石階九十六級，來回就是一百九十二級；喝開水也不容易……」後來搬到教員寄宿舍，「器具毫無，辦事員故意特別刁難」，經他「大發其怒之後」，器具才有了，「還格外添了一把躺椅」，還有一段寫廈大「校員懇親會」的事情：

「昨天出了一件可笑可歎的事。下午有校員懇親會……不料會中竟有人演說先感謝校長給我們吃點心，次說教員喫得多麼好，住得多麼舒服，薪水又這麼多，應該大發良心，拚命做事，而校長如此體貼我們，真如父母一樣……」

二十二，五，二十。

## 一夫一妻制

最近因克士先生發表了戀愛和貞操一文（見生活八卷第十五期）引起不少關於兩性關係及家庭制度的討論信件，我們當擇要陸續在信箱內發表。來信中對於現狀下的一夫一妻制，仍有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制度。關於這一點，現代社會學（李達著，上海崑崙書店發行）第六章家族（五八頁至七二頁）頗有參考的價值，全文徵引，非篇幅所許，茲僅撮述一二，藉作介紹。

關於一夫一妻制的起源：『溯一夫一妻制之成立，實由男權確立之故；男權之確立，實由共有財產化成男子私產之故。世之道學者，宗教家，恆視一夫一妻制為最神聖最高尚最純潔之男女關係，而不知其並非出自愛情，而出自財產關係也。世有私產發生，而社

會有貧富之別，富者憑藉經濟勢力，成爲治者，成爲權力者，以壓迫貧人，虐待貧人，男子在家族內亦憑藉經濟勢力，成爲治者，成爲權力者，以壓迫女子，虐待女子，此女子所以儕於奴隸之列也。」

關於現在婦女的地位：「今日婦女謀生之方法，不出三途，卽「作妻妾」，「賣淫」及「從事職業」是也。三者除職業婦人自食其力外，其餘作妻妾與賣淫者，在社會上之名譽雖殊，而其恃性以謀生則一也……婦女地位之低劣如此，男女關係之不合理性如此，其果一成而不變乎？吾人有以知其必不然也。」

關於婦女解放與家庭的將來：「男女關係隨經濟之進化爲推移，故將來男女關係之變遷，亦惟有於將來經濟狀態之變遷中推論之。私產制度成立以來，至今已數千年，經濟進化之極致，必有無私產之新社會出現。無私產之新社會實現，則一夫一妻制所藉以成立之經濟基礎亦歸於覆滅。原一夫一妻制係由傳授遺產於子孫之必要而生，新社會既無私產，則男性傳授遺產於子孫之觀念勢必改變。一夫一妻制既因經濟的理由而生，

經濟的理由消滅，則一夫一妻制亦必隨而消滅。與其說爲消滅，卽謂爲一夫一妻制之完全實現，亦無不可也。生產手段既歸社會公有，女子斯無委身男子謀生之必要，而根據戀愛結合之一夫一妻制定能實現。至此則男性之狀態必與舊日相反，而女性之狀態亦必大生變化。生產手段既轉爲公共財產，則單一家族，已非社會之經濟單位。私的家計成爲一種社會的產業，子女之教養及教育成爲公共事務，社會對於一切兒童，無嫡出私生之別，一律平等保護。於是男女自由戀愛之障礙，消除，而真正之戀愛，成立。世之道學者流，昧於男女關係進化之歷程，竊慮將來男女之防範一弛，則男女關係雜亂放縱，勢非恢復古代雜婚或羣婚之狀態不止，人類且有淪於禽獸之虞，故對於戀愛結合，視爲異端邪說，極端排斥，是又過矣。歷史爲進化的而非退化的，一切社會制度因時勢之必要而生，亦隨時勢之必要而亡。家族制度爲社會制度之一，苟於人類之存在有絕對必要，雖欲破壞而無從，苟於人類有害，雖欲保存之亦不得也。」

## 呻吟的哀音

自抗日戰事發生「不妥協」「不屈服」而只有「諒解」以後，中國輿論界的消沉，可謂「出乎意表之外」，其實也在乎「意表」之中。申報的自由談在不久以前，頗有憤然實行其「自由」權之概，但在五月二十五日却放出呻吟的哀音，發表一則小小的啓事，「謹掬一瓣心香，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區區苦衷，伏乞矜鑒，理由據說，實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應「不議」。全國言論界如都抱這樣的態度，抗日戰爭中的「諒解」問題，當然是可以一帆風順，一直「諒解」下去了！

說到這裏，令我陡然想起某君說過這樣一段的故事：

「今晨從窗口看見我的一位鄰人在鞭責一個年幼的婢女，當那小女孩因痛而大

聲號哭時，嚴厲的主婦却來了一句：「不准哭！」我替那孩子設想，固然她是無法忘記所受的屈辱和肉體上的痛苦的……果然他到底又哭出來了！可是隨了哭聲而來的又是一句：「不准哭！」的怒吼和鞭撻！

你覺得這是一幅太慘酷的圖畫嗎？在覆巢下的中國民衆現今所處的境遇，和這個「小女孩」不知有何不同？如說有的話，大概是除了家裏的「主婦」之外，還加上一個發令指使的鄰家「主婦」在裏面作祟。

果然「天下有道」豈但「庶人」相應「不議」？還應歌功頌德纒狗味兒。這樣說來，這個「不准哭」的「小女孩」還算在幸運上高人一等的了！

## 統治者的笨拙

十九世紀末葉的俄國，在青年裏所潛伏着的革命種子已有隨處爆發的緊張形勢，而當時統治者的橫暴殘酷，也處處推促革命狂潮的奔臨。

「……到了十九世紀的末了，形勢一天一天的愈益緊張了。一八九七年，有一個大學女生名叫瑪利亞 (Maria Vetrova)，被拘囚於彼得保羅砲台，在該處她在神秘的情況中自殺。當道對於她的死，嚴守了十六天的秘密，然後纔通知她的家屬，說她將火油倒在自己身上，把她自己燒死。大家都疑心這個女生的死是由於強姦和強暴而送命的，這件事變更爲學生界憤怒的導火線……」（見革命文豪高爾基第十八章革命的前夕）  
俄國革命便由統治者在這樣壓迫青年自掘墳墓中醞釀起來。

其實這種慘酷的現象，不僅當時的俄國爲然，世界上黑暗的國家，統治者對於革命的男女青年的摧殘蹂躪，也一樣的慘酷，不但慘酷而已，而且還要用極卑鄙惡劣的手段，造作種種蜚語，橫加侮辱，以自掩飾其罪惡。這種手段當然是極端笨拙愚蠢的，因爲略明事理及知道事實的人決不會受其欺騙；在統治者自身，徒然暴露其心慌意亂，倒行逆施，增加大眾的憤怒和痛恨罷了。

# 小言論

行發店書活生 著奮韜

## 第一集

一冊  
八角

從十七年到廿年上半年末了兩年半間的「小言論」讀者運用思考，增進觀察力及

判斷力。二篇，篇篇都是著者精心之作，尤可鼓勵讀者運用思考，增進觀察力及

生活週刊的「小言論」係就各種重要時事，用銳利的眼光，各種確切的思想，公正的態度，寫出人所共賞的言論，不但不敢言，且是民衆最有力均喉舌。本集就是

## 第二集

一冊  
八角

為背景。倘與第一集比較，可見作者思想活潑的中心思想的重要表現，已讀第一集者，更不可不看第二集。

本書內容是從二十年六月至廿一年十一月止，選編的「小言論」以爲觀察點，於紛歧錯綜的個體問題中，更不可不看第二集。

## 第三集

一冊  
五角

較前兩集爲精彩。已讀第一二集者，尤不可不看這第三集。

本集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至二十二年七月中的生活週刊，小言論，著者用犀利的思想，政治的筆，深刻的社會及趣味，著者用犀利的思想，政治的筆，深刻的社會及

韜奮

# 韜 奮 漫 筆

每册實價肆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 者 韜 奮

發 行 者 上海法租界  
生活書店

陶爾斐司路

印 刷 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一初版

A. S. 2  
2742.44

活生

\$0.40